



妙華會訊

二〇一二年第一季

扶持如來正法
肅清教內邪言
建立佛徒良軌
普遍大地弘揚

維新標語

學會活動



▲ 12月2、3日晚上，性廣法師在妙華演講，
題目是《人間佛教禪法》



▲ 12月3日下午，昭慧法師在妙華演講，題
目是《雜阿含經的蘊相應教》



▲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與印度佛教史班師生合影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與禪修班同學合影 ▶



▲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與初階班師生合影

昭慧法師、性廣法師與《妙雲集》讀書會同學合影 ▶



佛學班及活動

第二十六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2012年3月18日至10月14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堡壘街36號
美威大廈2樓D座

趙國森校長佛法講座

講題：《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對讀

日期：2012年2月13日至2012年7月9日
(放假4月9日及7月2日)
(連續二十個星期一)

時間：晚上7:30 – 9:0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中國佛教史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日期：2012年3月18日至11月4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空之探究》，附以《性空學探源》
作輔助

日期：2012年2月17日開始 (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 – 5:30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二月十九，公曆 2012 年 3 月 11 日 (星期日)，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遠參老法師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三月初九，公曆 201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2 樓D座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佛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初八，公曆 2012 年 4 月 28 日 (星期六)，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印順導師圓寂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四月廿八，公曆 2012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金剛經》和《成佛之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二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本期目錄



- 3 初善、中善、後亦善
——《阿含經》的修行論
昭慧法師主講
謄稿：昀蓉 整理：德晟
- 18 妙華二零一一年結業禮隨筆
孔亮人
- 25 略說佛滅的年代
作者：黃家樹
- 27 釋疑解惑
黃家樹居士解答
何翠萍筆錄
- 32 悟生悟死
梁志賢
- 33 讓秘密花園曬滿陽光
——重讀《Tom's Midnight Garden》
洪真如
- 39 學員天地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
羅漢松
- 42 心中有佛
親慧
- 44 印度佛教史課程論文
馮麗金
- 49 佛教是一個怎樣的宗教
初階班 陳進恩
- 50 淺說大乘三系
周玉蓮
- 52 捐款大德芳名

第二十七屆董事架構及職務

主席：梁志高
副主席：梁志賢、蕭式球
秘書：麥麗群、湯偉平
財政：梁卓文、李民信
弘法：蕭式球、梁志高、
陳慧儀
總務：李民信、湯偉平

資訊：麥樹強
會務：關鼎協
班務：劉燕薇
會訊：何翠萍
行持：梁志賢
圖書：趙雲萍、麥樹強
齋廚：李民信

初善、中善、後亦善 ——《阿含經》的修行論

主講：昭慧法師 謄稿：昀蓉 整理：德晟

時間：2011 年 11 月 6 日

地點：嘉義妙雲蘭若

從民國七十三年踏入佛教教育圈子，一轉眼快三十年了。受到印順導師的恩澤，所以一路走來，踏踏實實地研讀佛教經論。從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三系，到最後天台、華嚴，可說是走了一大圈。

近年來，最大的喜悅就是講《阿含經》，覺得真的是繁華落盡，反璞歸真，這真是一套「初善、中善、後亦善」，「純一滿淨，梵行清白」的完整教法。《阿含經》就個人而言，是我生命中鉅大且正面的力道；不只是思維的內容，而是整個生命的內涵。

其次，來到蘭若演講，這是印順導師傳承下來的道場；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思想，是在阿含與初期大乘的基礎上。初期大乘經論若沒有《阿含經》做為基礎是不行的，它們都是源自阿含本教；印順導師常說：要回歸佛陀本懷，什麼是佛陀本懷呢？我們可從《阿含經》獲得充分理解。導師也非常注重《阿含經》，甚至將他的《阿含講要》，直接定名為「佛法概論」，所以我便以這個講題跟導師的思想做個連結，遵照導師「回歸佛陀本懷」的意旨，直接切入《阿含經》的修行論。

三大要領：

蘊相應、處相應、因緣相應

先從一則故事開始，佛陀在還沒有出家以前，娶耶輸陀羅為妻，生下了羅睺羅。佛陀成道之後，度化他的父親、姨媽、妻子與兒子，以及所有有緣的釋迦族人。他的兒子羅睺羅後來也出家了，佛陀要他拜座下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為師。從小沙彌時代開始，羅睺羅便跟著舍利弗學習佛法。雖然佛陀是他的父親，但是他受教於舍利弗的座下。佛陀把最親的兒子交給舍利弗教導，倒也不是跟羅睺羅之間毫無交集。在《阿含經》中，可以見到幾則羅睺羅向佛陀請益、或佛陀垂詢羅睺羅對法義了解程度的經文，從其字裡行間，可以親切地看到父子之間的對話。

今天要談的一則經典，是羅睺羅向佛陀說：「佛陀，您能不能用扼要的方式，教我您的教法。讓我能夠獨一靜處，專精修習，希望能夠不辜負自己出家一回，證得阿羅漢果。」

佛陀問羅睺羅：「我所說的『五蘊』教法，你有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嗎？」

他說：「沒有。」佛陀說：「那你就把蘊相應教——五蘊相關的教法好好複習，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過一陣子，羅睺羅再過來同樣地求教佛陀。佛陀問他：「我說的『六處』教法（處相應教），你有沒有受持讀誦，為人解說？」他說：「沒有。」佛陀說：「那你就把我所教授的六處教法，拿來受持讀誦，為人解說。」他又依教奉行了。

再過一陣子，羅睺羅又過來找佛陀了，他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佛陀又再垂詢：「你有沒有把我所講的因緣教法，拿來受持讀誦，為人解說？」羅睺羅說：「沒有。」佛陀說：「那你就把因緣教法，拿來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最後，當羅睺羅第四度求見佛陀，提出同樣要求時，佛陀就說了：「你就把五蘊、六處、因緣教法，好好地受持體會，專精思維。」於是羅睺羅依教奉行，獨一靜處，專精思維蘊、處、因緣相應教法，即此證得阿羅漢果。

為什麼用這部經的故事做開場白？因為大家可以藉助本經，看到《阿含經》中修行的三大要領，那就是蘊相應、處相應、還有因緣相應。

接下來從蘊相應、處相應、因緣相應，向大家作扼要的分享。大家有沒有發現到呢？羅睺羅對這三大教法做深入的讀誦、受持，還有一點：「為人演說」。佛陀教他要為人演說。各位注意：後來大乘經典中常講到，佛陀

的教法要讀誦、受持、為人解說，這顯然是從《阿含經》而來的一貫傳統。

「為人演說」這件事是重要的，它不但能荷擔如來家業、幫助眾生、令正法久住，這還只是「利他」的部分；就「自利」而言，為人演說也非常地重要。印順導師曾告訴我，聽一遍就不如講一遍，講一遍就不如寫一遍，因為當你想得清楚，才能講得清楚；當你講得清楚，別人才能聽得清楚。這個醞釀過程，對自己的腦力激盪是很大的；待到要落筆寫的時候，思維又更加精密了。而這種激盪出來的能量，足以把根深蒂固的我執，作一層一層的突破。

五蘊教法的內容、次序

以下從「蘊相應教」開始講起。蘊為「積聚」義。凡是物質的聚集，即可名為色蘊。就我們的生命而言，色蘊就是肉體。識蘊，就是心理乃至深層的心靈；心理分辨情境的能力，一念一念串在一起，便是識蘊。心理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辨情境，在這個總功能之外，還有許多附屬功能，一般叫做「心所」。在眾多的心所裡，五蘊中就含攝三類——受、想、行蘊；受心所是情感、情緒的作用，想心所是理智、理性的作用；行蘊可含一切心所的運行，其中最重要的是思心所的運轉，也就是意志運行的作用。情感的領納名為受，理智的構思名為想，意志的推動名為行。

《雜阿含經》開宗明義先從五蘊講

起，可見蘊相應教是很重要的教法環節，親聞佛陀教法的弟子們，是有意識地把它彙集而放在第一大類，第二大類彙集的是處相應教，第三大類才彙集因緣相應教法。

從蘊相應教這一區塊的教法中，各位可以看到，蘊的五類（色、受、想、行、識）之中，色（物質）只佔五分之一，受、想、行、識的心理運作，佔了五分之四。但倘若你研讀《阿含經》便會發現：在蘊相應的部分，它是先講述色法——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從色開始作分析，然後才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這就呼應了三十七道品中的「四念處」。

我們的心念要安放在四處。第一處就是身——覺知我們的肢體動作乃至肉體變化的現狀，是為「身念處」；第二處是受，對身體的苦樂受了了分明，是為「受念處」；然後才將心念安放在對心理狀態的覺知，是為「心念處」；最後從這些身心現象的覺知中，提煉、歸納出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以及念念生滅、滅滅不已的「寂滅」法則，並將心安住在對這法則的印證上，是為「法念處」。四念處中，「身念處」居先，一定要把「身」放在前面來作觀照，以此訓練自己專注且敏銳的心念，強而有力地導引出解脫智慧，進而聖證解脫。

念力的培訓，為什麼要從身開始？佛法不是很重視心嗎？不錯，佛法很重視心，心念可以居於主導地位。可是我們對於自己的肉體有著最

大的執著，對自己的心念內容，尚且可以說放下就放下，可是對肉體卻沒有那麼灑脫。身體的任何部位倘若產生了痛楚，我們都有痛切的感受，這種神經傳導的敏銳功能，使得我們對身體的處境最為關切，容易繫著不放。因此印順導師說，擒賊先擒王，要從身體去打破執著。

其次，從禪修的學習次第來說，我們也一定得把色蘊放在前面來加以觀照，其次才觀照受、想、行、識。原因是心念閃動得太快，宛如電光石火，剎那剎那生滅不息，因此以心追心並不容易。凡夫俗子為什麼對身會有深固執著？因為身體比起心念，有相對的穩定性。你我今天與明天的長相是差不多的，或許三年後相見時，感覺彼此的長相還是差不多；雖說同樣是無常變化，但是相對而言還是比較穩定。對於一個心念不夠細微、不夠專注的凡夫而言，還是要從相對穩定的身體而作觀照。此即為何佛陀講授蘊相應教時，總是要先講色，例如：「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一定是從色法的觀照開始教導，然後才加一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原因是要先紮穩基礎，修行基礎紮在觀照色蘊，紮在觀身；進而才有可能觀受、想、行、識，從這裡看到無常、無我、空性的法則。

苦、無常、無我

以上把五蘊教法的內容、次序作了簡要的說明。其次跟大家談談佛陀

在「蘊相應教」裡，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這就得抓住一個要領：到底我們這套身心組合，會帶給我們什麼？何種經驗是我們感覺深刻，那就是苦與樂的經驗；我們的身心活在情境之中，承受外在境界的轉換，承受自己身心的變化，除了苦與樂的感覺之外，還有一些是不苦不樂的覺受，佛經把它叫做「捨受」。

我們是在經驗的覺知之中存活著，快樂的內容當然讓我們喜悅；可是痛苦的內容就很不好過！若能透過外在力量來加以解決，那也不是問題，佛陀不會多管閒事。然而佛陀何以貴為王儲，竟不是靠外在的政經力量來解決，竟然還要親身修道、悟道，並且引領我們修道？原來，有一些痛苦是其他方法無法解決的，例如生老病死苦，這終究是要透過修道去尋求答案的。

佛陀在「蘊相應教」裡，告訴我們：問題的癥結就是「苦」。當有一些痛苦，無法靠外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力量來解決時，這種痛苦要如何處理呢？這是佛陀在修道中亟欲尋得的答案，也是佛陀在證道之後，亟欲分享並教導我們的答案。蘊相應教談「苦」，其重點是讓我們覺察苦的根源問題。原來，所有的苦都是因於無常變化的法則，色無常，無常故苦，受、想、行、識無常，無常故苦。因為身心與情境都在無常變化，不能符合我們「讓身心永遠舒適安樂」的期待，所以我們會有苦的覺受。

那麼，無常變化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不可能。因為一切現象都是因緣條件組合而成的，那麼多的因緣條件組合而成的任何現象，即使看似穩定，其實依然是很脆弱的，它必然會隨著因緣條件的變化而跟著變化不已。

凡夫無法對無常變化所帶來的痛苦看得開，這是必然的，因為我們對於境界的穩定有一種「可以持久」的錯覺，從而產生錯誤期待，希望快樂永遠留在身邊，痛苦永遠不會來臨；對於境界往不好的方向變化時，會有一種強烈的排斥；對於境界的穩定喜樂，會有強烈的耽戀，對於還沒有到來的喜樂，會有一種強烈的渴求，這使得「苦」不但來自身體的痛楚訊息，而且還來自種種排斥、耽戀與渴求的心理。因此在蘊相應教中，佛陀將教法的重點放在「苦」的覺知與「苦」的根源性探索。

在在處處，佛陀都要我們觀察五蘊的無常變化，初步總是要我們先覺知我們所最在意的，特別是肉體的無常變化。雖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但是我們最在意的畢竟就是色法，特別是我們的肉體。我們倘若不能覺知肉體的無常變化，就會對它產生耽戀與渴求，一旦他朝不符期待的方向變化，我們就不免產生排斥並感覺痛苦了。一旦對身體這麼喜愛，注定就得擁抱痛苦；一旦對受、想、行、識這麼喜愛，注定就得擁抱痛苦。相對來說，若我們可以覺察到肉體的瞬息萬變，就可以逐漸超越對它

的耽戀與渴求之情；若我們可以覺察到受、想、行、識的瞬息萬變，就不再對受、想、行、識耽戀不捨、渴求不止。

這就是佛陀的諄諄教導：「於色愛喜者，則於苦愛喜；於苦愛喜者，則於苦不得解脫、不明、不離欲。……於色不愛喜者，則不喜於苦；不喜於苦者，則於苦得解脫。」因此聖者佛陀、阿羅漢等同樣會衰老、會患病、會死亡，但是他們對於五蘊不再愛喜，宛如一個旁觀的第三者，在看待自己五蘊的結構與解構；這時他不再有對無常身心的耽戀與渴求，因此身心儘管變化，他都能在無常法則的印證下，安然不動而解脫自在。這就是漏盡阿羅漢，或是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

就一般凡夫的經驗而言，我們追求離苦得樂；這可不是罪惡，佛陀也教我們離苦得樂之道。對於那些必然在無常法則下產生的衰敗，包括我們最在意的肉體，我們要覺知到它的無常，才能真正將它衰敗時所產生的恐懼感徹底銷解。如果你能夠覺知它的變化無常，你在其中就可以發現，根本就找不到哪個片段是永恆不變而獨立自宰的。在我們的肉體找不到，在我們的心裡找不到，在我們的身心之外依然找不到。

這就從「無常」之教延伸到了「無我」之教。我們沒有辦法讓自己不生病、不死亡、不痛苦；所以在五蘊裡找不到可以自主的事物（非我）、可

以宰制的情境（非我所），這才是真的看開、看穿、看透。凡夫俗子沒有辦法這樣做，我們第一個想到我，肉體——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有了我，就有我所。我們總是在期待著滿意又安全的周遭環境與周邊配備，因此企圖宰控環境，宰控的範圍就叫做「我所」。

「我所」有兩種，一種是「我所有的」，例如我的房子、我的兒子、我的車子，就是我所擁有的，我很愛它們。別人的房子、車子、兒子我就不愛。但我既然愛他、就要宰控他，要他跟我一鼻孔出氣。另一種是「我所屬的」，我屬於這個團體、我屬於這個家庭、我屬於這個國家，把「我」擴大成為這個大團體，愛它至極，甚至為這個大團體受苦都很值得；於是標舉了「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美德。由於大我是在這個小我的基礎上擴大出來的範疇，因此大我依然是一個局限，人既然將自己局限在大我之中，就不能以平等心看待大我之外的人事物。因此即使把大我之外的生命拿來犧牲、墊底，用以成就大我，往往也心安理得。有些國家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往往是其他國家人民心目中的惡魔，其原因就在於此。所以佛家不說「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佛家是說「無我」、「無量」，要超越自我乃至我所，讓疼惜之情穿透我或我所的藩籬，擴延到無量無邊的生命。

五蘊明明是我，但又不能主宰它們，明明是我所擁有或歸屬的（我

所)，卻又無法宰制它們。於是痛苦失落，到最後有人甚至痛恨、厭惡自己。反之，能夠洞觀無我、無我所，就不會被這些負面情緒掌控。

「無我、我所」的洞觀，可以來自「無常觀」的基礎。當你從身心的無常變化，看到了根本無法自我宰控的內容，我的肉體、心理在瞬息變化中無法宰控，我所擁有與隸屬的內容亦復如是。於是你將無法對那些剎那生滅的色聚、念頭，產生耽戀、愛染、渴求，就不會為了擁有它或宰控它，而產生心理與行為的不當運作（煩惱與業），於是你就在清明的觀照中，逐漸遠離於錯誤期待幻滅的「苦」，而將無常看作理所當然的法則，「但見於法，不見於我」，這時你就可以達致漏盡，成為聖者。

如實正觀五蘊

蘊相應的理論是不難的，難在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對於色、受、想、行、識不生「愛喜」。我們在概念上已知道無常了，可是難道只要知道，就可以做到嗎？雖然理論上我們知道身體的細胞不斷地壞死再更新，可是在座哪個人不愛喜自己的身體呢？所以對身體的愛喜這件事，是很本能、很堅固、很頑強的，不光是在概念上理解「無常」就可以放掉。在蘊相應教中的修行理論，就是要提醒我們：要正觀。

但是要如何觀呢？你必須觀照五蘊，它們是在如何無常變化的。舉色

蘊為例，我們的肉體是無常的，為何無常呢？原來肉體受到幾種因緣的影響而變化不休。

第一個是「業生色」，生命投生時，往往依過去業行的基礎，而組合出了相應的基因，產生了色身的形狀與質地。無始以來有許許多多業；有哪些業產生現在這段生命的色法，那當然還要依於業系的排列組合。在《成佛之道》裡，導師特別提到：隨重、隨習、隨念。

重大的善惡業先發生力量，因為它們最強大；穩定的習性，產生其次的作用；最後在死亡前的念頭也可儘量把握。念頭放在光明或是黑暗，足以結集光明的業系到光明處，或是結集黑暗的業系到黑暗處。業的資料庫裡有很多資料，但是會提取什麼資料，依的是「隨重、隨習、隨念」這三大要領。經過死亡而業系再作結構之後，生命產生了這一期的命根，組合出這期肉體加心理的五蘊。過去的業會帶來這一期生命的色身。

因此什麼叫作「基因決定」？唯物論者往往相信基因決定一切；可是從洞觀三世來說，生命之所以會尋求父母親的基因，那也是因為跟父母親的業力相當，投生的識才會像磁石吸鐵一般，結合父親、母親的基因，從而形成此生性別、膚色、身高、顏貌、體型等等色身的內容。總之，並非基因單獨決定生命的形成，必須往前追溯其業力資料庫的識。「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心識抓住了父母基因，就

構成了這一期生命的「名色」，由受精卵、胚胎而逐漸孕育出感官完備的「六處」。

除了業會影響色法之外，心也會影響色法，是為「心生色」。我們舉心動念都會影響肉體。像尊敬的慧理法師與常光法師，因重病而導致色身衰弱，如風中燭，卻依強大的願力支撐著，竟然撐到蘭若建設十年完工，依然屹立不搖，還精神奕奕地帶領著大家籌備落成大典，規畫蘭若未來的弘法事業，這就是願力不可思議的明證。心念非常重要，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即使是擺在心裡的念頭，身體已先接受到了訊號。我們的身體和心理是會交相映照而產生反應的，中醫的理論說，心理如果有結，身體就容易有結。透過剎那、剎那念頭的變化，在身體中會留下許許多多的痕跡，這些痕跡都在細胞裡留下記憶，甚至影響著整個身體的健康。

還有什麼會影響我們的肉體呢？那就是我們吃進去的食物，是為「食生色」。食物的質素會影響你我。我們吃什麼就會像什麼。因此要盡量吃得乾淨、簡單，而且不要傷害眾生。

最後是「時節生色」。冷、熱、寒、暑、濕度等種種節氣，也會在我們的身體中產生變化。

以上四項影響色法變化的要素，從業以下，加上心念、食物、空氣，在在處處影響著我們的肉體，請問肉體如何可能恆久不變呢？不可能！

那麼面對這些變化的因素，我們該怎麼做呢？第一，既然心念影響色法，那麼，四正斷就顯得無比重要。未生之惡一定不可令它生起，已生之惡一定要加以斷除；未生之善一定要生起，已生之善一定要增長。為什麼呢？既然業生色法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追悔也都沒有用，只有承受它並努力地改進它。食物雖然儘量求其乾淨、營養，不傷害眾生；但是限於經濟能力，我們不可能都吃到如此合格的食物。而大環境的時節、氣候，就更不是我們所可掌控的。我們能夠調控的內容，的確相當有限。還有什麼是關鍵性的，而且人人可以做到的改造因素呢？那就是心念。

隨著四念處的修習，緊接著必須生起的道品，就是四正斷。我們要養成善良、光明的心念，遠離邪惡、黑暗的念頭。也許食物、環境等各方面有所局限，但是心念最直接影響肉體，也是我們最龐大的資源。想住好的房子、吃好的食物，我們就要拼命賺錢，唯獨心念是源源不絕且不用借貸、不用賺取的，我們隨時都可以給自己提供源源不絕的善念，作為生命中最為豐厚的資源。當心念維持著善良、光明、喜樂時，色法將可維持良好、穩定的運轉狀況。

蘊相應教的重點固然是「諸行無常」，但絕非要我們因此而糟蹋色身。既然此生已生出了這套色身，或許得維持個幾十寒暑。這時健康就成為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不要讓自己成為別

人與社會的負擔。而且維持有用的色身，也才可幫助更多人，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色身照顧好。佛陀有病也會看病，畢竟在無常之中，維持著相對穩定而健康的色身，才能拿來利己利人。

色法之所以不穩定，原因如上。我們要從這裡理解容易，若要因此而放下對色身的繫著，也還是不簡單，所以還是要「如實正觀」。怎麼作觀呢？我們的感官一向都接收外境訊息，習慣於緣對外境，這時要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內觀」——用專注有力的心來觀照肉體的變化。必須具足非常專注、堅定的心力，才能將肉體的瞬息萬變，觀得一清二楚。

專注力當然需要培養，這也是修行人為什麼要學種種禪法的原因。禪法訓練我們讓心專注於唯一所緣。我常用水來作比喻：當一堆水緩緩流出時，並沒有很大的力道，如果收束在小口徑的水管中，加壓讓水管瞬間流出等量的水，這時就叫做「水槍」，再加壓而產生更巨大的力量，就叫作「水刀」，連鋼筋水泥都可被切割開來。

我們的心也是如此，渙散就沒有力量，專注就有力量，專注到一個定點，瞬間的爆發力十分驚人。把心訓練到如此專注，拿來做什麼呢？這就可打造一台全世界最精密的掃描機，拿來掃描自己的色身。它可以看到五臟六腑、肌膚骨骼等三十六物，乃至可以將每一顆細胞、每一顆粒子的變化看得一清二楚。

這就會察覺佛陀在蘊相應教中對五蘊的譬喻，十分貼切！

「觀色如聚沫」，我們的肉體原來像一堆聚在一起的泡沫。泡沫是不穩定的，纔生即滅。能夠這樣觀照色，就看不到哪一點是恆常不變、獨立自存的「我」，只見到每一剎那無常閃滅如同泡沫般的顆粒。因此在《雜阿含經》二六二經中，闍陀經阿難開導後，表白自己的證境，說他已「但見於法，不見於我」，這時候他也真正體會到了「無常」，「無常」不再是他腦袋中的概念，而已經變成他生命中所有組成分子的運作法則。這樣觀照下來，可以完全超越於苦的覺受。這不是指沒有痛覺，但是卻找不到一個承受痛覺的「我」，非我，非我所，於是清涼、自在、安穩、解脫。

肉體就在我們身上，每個人自我訓練，就可以架設出一台超級精密的掃描機，拿來對自己的五蘊作出如實正觀，這是佛陀在蘊相應中所教導我們的修行要領。

而且不祇是自己修學，還要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這樣可以加深印象。就像佛陀對羅睺羅所說的，讓他在這套受持、讀誦、為人解說的「利他」過程中逐漸醞釀，而不是一天到晚只顧自己的修行，別人的死活都不放在眼裡；要不斷地與人作佛法上的互動，在互動當中，把自己的界限打破，把正向能量放射出去。一方面在廣化的過程當中，把「自我」稀釋；另

一方面在深化的過程當中，醞釀出更綿密的觀照力。至關鍵的時刻到來，羅睺羅就此大徹大悟。

一則故事、三個譬喻

在蘊相應教裡還有類似的故事，一位比丘名為差摩，差摩還沒證得阿羅漢果，當他身罹重病之時，看護者陀娑比丘有一天到另一處精舍拜會上座比丘。上座比丘問他：差摩比丘的病情還好嗎？陀娑回來把上座的關懷帶給了差摩。差摩說：「非常不好，就像幾個大力士用繩子在對我絞首般地痛不可忍；就像屠夫將牛體活生生地剖開，挖出牠的內臟般地痛不可忍；就像幾個大力士把我架起來給火燒烤般地痛不可忍。」

陀娑據實回報上座，上座又向陀娑說：「陀娑啊，你回去問問差摩比丘，他能不能於色見非我、非我所，於受想行識見非我非我所呢？」陀娑就去問差摩，差摩說：「可以的，我確實已於色見非我、非我所，於受想行識見非我、非我所。」這位差摩比丘能夠於五蘊作此正觀，他的觀力是很強的，他那一台掃描機已經夠精密了；可是苦還是苦，痛還是痛，痛覺是如此強烈地撲面而來。

陀娑又去見了上座，據實回報。這回上座又叫陀娑回去問差摩：「你既然能夠於五蘊見其非我、非我所，那你是不是已成了漏盡阿羅漢呢？」

陀娑又回去詢問差摩，差摩告訴

陀娑：「我雖然見五蘊非我、非我所，但我不是漏盡阿羅漢。」

於是陀娑向上座據實回報，上座又叫陀娑問差摩：「如果你能夠於五蘊見非我、非我所，為什麼不是漏盡阿羅漢？」於是差摩說：「去告訴他，我雖然於五蘊見非我、非我所，但我不是漏盡阿羅漢，為什麼呢？因為我還有我慢、我欲、我使。」也就是說，見地上都已經清楚了，可是還是有把我看得重要的「我慢」；貪愛渴求滿足自我的「我欲」；情感上深愛自己，意志上把自己看得比別人重要，這就產生了「我使」——驅策著自己產生種種煩惱。

這時差摩還是決定自己親自前去，向上座比丘們「講清楚，說明白」。畢竟光為了上座問候差摩，陀娑已來來去去走四、五趟了。差摩說：「你拿柺杖過來，我親自去跟他們解說。」

上座一看到他過來，趕緊迎請他入座，接著依然問他：「你如果果真見到了五蘊非我、非我所，那你為什麼還沒有成為漏盡阿羅漢呢？」差摩說：「我確實見到了五蘊非我、非我所，但是我慢、我欲、我使都還未盡、未斷、未捨，所以我現在還不是漏盡阿羅漢。」他用了兩個譬喻來說明這種境界：

譬喻一、就像各式各樣清香的蓮花，是它們的根香嗎？好像不是，是它們的的莖、枝、葉、香嗎？好像不

是；但離開了根、莖、枝、葉，會有香嗎？沒有。那是什麼香？是花香。根、莖、枝、葉既不是香，離了根、莖、枝、葉也沒有香，但是我們會說那叫做「花香」。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離開了色、受、想、行、識就沒有我，在色、受、想、行、識之中也找不到我，可是「我」的感覺還是存在的。差摩現在的情形就是如此：雖然能夠在見地上體會到即五蘊非我，離五蘊也非我，但是，就如同花香這個幻影依然存在一般；差摩的情感與意志依然隨著「我」的幻影而產生我慢、我欲、我使。

譬喻二、就像奶媽因擠奶汁餵食嬰孩，奶汁難免會滲出來，經過洗滌之後，依然還是會留下一些奶腥味；因此光是洗滌還不夠，必須再用薰香，薰到奶氣散盡。差摩的見地已經十分清晰，就像衣服已經洗乾淨了一般，但是剩下「我慢、我欲、我使」的餘氣，依然要慢慢薰除，那是必經的醞釀過程。

當差摩比丘一講完這兩段譬喻，他本人竟然就此大徹大悟，證得了阿羅漢果！而且當下他的法喜猛利，瞬間竟然驅出病氣，身體康復如初。病重到奄奄一息的差摩證得了阿羅漢果，在座的上座比丘反倒只證得初果。

我以這一則故事拿來跟大家分享，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醞釀」過程的重要。只要按部就班用功，蘊積能

量，關鍵時刻是會瞬間爆發的。我們看到的是他的「頓悟」，其實不是，那是醞釀若干時劫後的瞬間爆發力。

佛陀在《雜阿含經》中，期許我們「按部就班用功以蘊積能量」而一口氣舉了三個生動的譬喻。他說：比丘們，要好好修學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三十七道品。

譬喻一、就像母雞孵小雞，今天孵、明天孵、後天孵，天天在孵，卻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耐煩孵下去，總有一天小雞成熟，就會破殼而出；可是雞媽媽尚若不盡守母職，愛孵就去孵，不愛孵就四處遊蕩，那將永遠沒有小雞破殼而出的一天。我們修行就要像母雞孵小雞一樣，不要計較為什麼天天這麼用功，都沒有即刻看到效果，你只要一路堅持，總有一天可以看到修道的成果。

譬喻二、就像木匠與他的徒弟拿著斧頭，握著斧柄，今天握、明天握、後天握、天天握著斧柄，於是手印漸漸就留在斧柄上了。天天握著沒有感覺，可是有朝一日換了一把斧頭，你就會突然發現觸感不同。

譬喻三、就像夏六月時，舟船停靠在岸邊，藤編的纜繩把它拴綁住，今天、明天、後天，天天風吹日曬，藤繩就漸漸風化了；天天看著藤繩，似乎不見其變化，可是它的質地越來越脆，有天也許只不過是飄來一陣風，纜繩竟然「啪」一聲斷了。修行也

是如此，今天、明天、後天，天天持久不懈，有一天就會突然開悟，達到解脫的境地。

蘊相應教的修行重點如上：要覺知「苦」的情狀，探索「苦」的根源，如實正觀五蘊的「無常故苦，苦故非我、非我所」，這樣才不會繫著在「苦」為本質的五蘊之中。如實正觀並非一蹴可幾，必須要不斷地修行，但不要老是期盼「馬上看到效果」，你必須耐煩、堅持、貫徹始終，那麼有一天，修行能量累積的量變，必然會導致開悟的質變。

處相應教的基礎教法 ——守護根門

緊接著向大家講「處相應教」。處，即「所在」。什麼所在？六個所在——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這六處是關鍵性的所在，是生命與境界作訊息與物質交流的六個介面。任何一個密閉空間，都要有適度的門窗，作為裡外流通的介面。生命因為自我愛的緣故，把自己認為的「我」抓緊。所認為的「我」，不外乎色、受、想、行、識綜合的五蘊。生命把五蘊抓牢，企圖在安全的範圍內，把自我封閉，隔絕那些危險或不可知的境界。然而自我封閉有可能嗎？當然不可能，因為訊息與物質都必須有所交流，這才能構成生命的內容。於是謹慎張開了六個管道，來與外界作適切的互動，這六個管道就是六處。

談到這六處，我們不能只著眼於物質上的裡外流通，其實六處的輸送內容，還包含了心理的內容。輸送訊息與物質的不只是九孔七竅，還包含每一個毛細孔與每一剎那的意念。

境界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要善用六個介面把好的訊息與物質納進來，把不好的訊息與物質排除出去，或是一開始就擋在六處門口。我們要善用六個介面來傳遞出良善、光明、清淨、喜樂的訊息與物質，這將感應到別人同樣從六處散發這些善的內容，從而形成善的循環，因此「處相應教」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我們說要觀蘊無常、無我，而且要專注修觀；但倘若大家成天都眼觀鼻、鼻觀心，坐進禪堂就不肯出來，試問誰來打掃環境、烹煮食物？生活的真實面絕對不只是在禪堂，而是平鋪在吃喝拉撒睡與工作的細節之中。所以，佛陀開導的「處相應教」是非常重要的，「處相應教」提醒我們：修行就在生活當中。但這句話絕不能流於口號。如果沒有把握處相應教，你根本就不知道在生活瑣事之中如何修行，甚至會將禪坐、經行、聞法以外所面對的生活事項，都當作是在浪費時間。修行不能光靠林間樹下，獨一靜處，專心思惟，平時就要對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處，做到適度的管控。

處相應教中最基礎的教法就是「守護根門」，這要有很大的精進力。不要

以為對不喜歡的事物產生厭離，就是守護根門。佛陀對阿難說到「賢聖無上修根」的要領，是對於可意事（順心事）生厭離，對於不可意事不生厭離，那才是可以成聖成賢的守護根門。賞心悅目的事物，容易讓人耽戀不捨，這時要學著厭離；但是對於那些會讓我們本能排斥的事物，也要學會面對它來解決它，那時必須修不厭離，不可順著自己的毛摸，這才是無上修根。

話說回來，髒、亂、醜、臭，經常伴隨著痛苦，有時候是自己在受苦，有時是別人受苦，我們應該要幫助自己或他人拔除髒亂，離苦得樂。每個人總有一天會老、會病，老病之後行動不便，把屎把尿都要有人，把屎把尿的事你能做嗎？你總不能說：「我好厭離，我在守護根門」吧？我們的鼻子都是敏感的，可是當孝心或對苦難生命的無限疼惜之情生起之時，你我就都可以修不厭離，趨近侍候老人、病患；所以「無上修諸根」的內涵是很深刻的，它幫我們架接了一條平坦的菩薩道。

生活中只要是有益的事情，對他人、對自己的身心有益，即使是會讓我們覺得不舒服，都要迎上去面對它、妥善處理它；生活中所接觸到令人賞心悅目的內容，如果沒有意義，甚至會給自己或他人帶來欲染、禍患，那你就需要修厭離。

正觀六處的無常

「守護根門」若只停留在不看、不聽、不接觸那些負面的訊息與物質，在處相應教雖然非常重要，但那還算是淺層功課。處相應教還有深層功課，即是在六處之中同樣正觀「無常」。在六處中要怎麼正觀無常呢？正觀五蘊的無常，是觀見五蘊如泡沫、陽燄、芭蕉、幻法般的瞬息變化。正觀六處的無常，則必須觀見根、境、識三和合觸，每一個接觸受限於三個面向而變化萬端的無常。

六處跟六境相應，生起了辨識境界的六種心識。依於眼根生起了眼識來緣對色境；依於耳根生起了耳識來緣對聲境；依於鼻根生起了鼻識來緣對香境，以此類推。我們要在六根門頭即時觀見無常，根境識三和合叫做「觸」；一剎那、一剎那地不斷接觸，一接觸就有感受，一有感受就會有愛有不愛，有取有捨，有取有捨的運作就會產生業的痕跡。業痕就是將來輪迴生死的老本。因此經上說：根境識三和合生觸，觸生受，受生愛，愛生取，取生有……乃至老病死，純大苦聚集。每一剎那的接觸串成了生命的流轉，在每一剎那的接觸中，我們也看到了無常的法則！

這真是不簡單！我們怎麼能夠在每一次的接觸當中覺知它們的無常呢？我們生活中不斷接觸著許許多多的人事物，我們即使是身在道場之中，也很可能喜歡張三、討厭李四，

千萬不要以為：儘管與張三接觸而極力避開李四，就叫作修行，那麼修行將變得十分空洞，難道你面對李四就不能構成修行嗎？這時你就要把處相應教中習得的修行功力拿出來！你要正觀，依我的眼根、耳根乃至意根等等而觸對著李四這個境界，生起了六識，在根、境、識三和合觸的過程中，我接受了不愉悅的內容，因此會討厭他、排斥他，這就構成了「觸、受、愛、取、有」的完整流程。你要清楚明白，是什麼原因使你討厭他；接下來，你要注意這些都是無常的，他的心念、言行都是在因緣會遇中無常變化的。在每個生命接觸的當下體驗無常，這才能放過別人，也放過自己；否則把你所討厭的「他」，停留在你的心裡加以定格，抓住「他」不放，那等於是放不過自己，讓自己被你所討厭的「他」捆綁住了。

根、境、識三和合觸的變化是無窮的。他即使可惡，你要不要釋給他一份善意？這個善意的境相進入了他的眼根，形成了他的眼識，根、境、識三和合的時候，會不會形成善的循環？生活在根、境、識三和合的無數接觸中，倘若能體會無常，那麼你就永遠留給自己一個機會，因為你可以體驗到伴隨根、境、識三和合的這些觸對，都是無常而可改變的。

我常向學生說，我們要習慣性地將與人的互動記錄歸零。為什麼呢？倘若你不歸零，你就拖著前面的許

多印象，累積成為你心裡的夢魘，到了某個臨界點，就會來個「宇宙大爆炸」。於是你又看到了根、境、識三和合的無常性，這些觸對的內容，可以讓人向上提升，也可以讓人向下沉淪，那我們又何苦讓他向下沉淪呢？為什麼不拋給他一個善意，讓他向上提升呢？既然一切無常，過去的不愉快就放掉它，讓自己與他人的互動從零開始，每一個會遇的時刻，都儘量製造良好的機會給自己與別人，比如說，愉悅的神情、和藹的言詞、溫暖的動作，這在無常法則的運轉中，都將散發出正向的訊息。正向的訊息散發出去之後，別人接收到了，也會跟著醞釀出正向的訊息。這就是在無常法則下，無限的可能性與可塑性。我們只有在觸對境界時掌握無限可塑性的無常法則，才有可能突破自我的局限與自他互動的負面慣性。

處相應教的最高教法 ——第一義空

處相應教的最高教法是「第一義空」。「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即滅。」這還不只是在觸對中觀照根門、情境與心念的無常，而是在眼等根門觸境繫心的當下，觀見它的「不來不去」。眼根產生了某個「看見」的作用，這不是因為它從哪裡來了，而是因為依於它而某個色境被辨識了。反之它的某個「看見」作用消失了，這並不意味著

眼根去到哪裡了，而是因為依於其他諸根而某個聲、香、味、觸境被辨識了。眼根就是這樣不實地生起，並且必趨於滅，這就是所謂的「第一義空」。

如來離於二邊——不說實有，也不說虛無，只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整個來說，瞬間的眼根、眼識跟情境加在一起，三種組合而非獨立運作，這使得眼根「不實而生」；由於「看見」一事無法片面掌握在眼根上，而須配合情境才能生起辨識，它的組合是非常脆弱的，所以眼根又是「生已即滅」的。佛陀所說的空，不是虛無，而是根、境、識三種的「不實而生，生已即滅」。這就是佛陀所講處相應教中，最高深的修行層次。

簡述因緣相應

剩下的時間無多，最後簡單敘述佛陀的第三大類教法——「因緣相應」。為何只須「簡述」？因為前面講到蘊、處相應教時，已經就同步講述「因緣」了；五蘊、六處看似空間上的色心組合及情境交會，其實它的進行，一定是落在時間的縱軸上。當前的果報，是從過去的因緣會合而生，依於果報現況而產生的身心運作，也會成為未來果報的因緣，生命之流是這樣因果串連的。

佛陀告訴我們：要觀見當前的五蘊、六處是無常的，並且要有能力、夠精準地看到過去、未來的五蘊、六

處無常，因此佛陀說，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這一切五蘊（六處）皆是無常。

以色蘊的觀照為例，我們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肉體，所以要先觀內身。行有餘力，也要觀於外身（他人的色身），觀其無常、無我，消極方面減除對他人的戀著，積極而言也要適度地關心他人、幫助別人；從內而觀到外，從麤而觀到細。一開始要看到很細密的色聚哪有可能？但即使是麤分的觀照，也有麤分的受用；觀身如此，觀佛亦然。我們不可能一開始修念佛觀，就觀到佛像的每個肌理與每根毛孔，一開始只能大略觀見他的輪廓，由麤到細漸次作觀。對色身也要從麤觀照到細。我們的身體其實傳遞著許多訊號，各位現在只要閉起眼睛，往內觀照，身體就會浮現很多訊號出來，哪裡痠、哪裡痛、哪裡緊、哪裡鬆，諸如此類。接著越觀越細，才有可能見到宛如「聚沫」般的色法。色聚有時呈現好色，有時呈現破敗的醜色，無論是好、是醜，都要觀照。但是要記得：於好色修厭離，於不好色修不厭離。接下來，無論是遠方還是近身的色聚，都要觀見它們的無常。

心要專注到這樣的程度，才有可能從色觀照到心，也才有可能從現在色，跨越時間的軸線，而觀照到過去與未來的色法。因此雖然一開始就點出「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但

是起修時反倒是要依現在色作觀照的起點。當你已觀見到了心念的無常，這時才能如實知見「名色」。當你已能觀見到過去名色與未來名色，這時你才有能力如實正觀因緣。也就是說，修行的次第還是必須先觀色法再觀名法。觀到了名法的剎那變化，方能從心念剎那生滅的時間縱軸中，往上翻轉而見到過往的變化，往下延伸而見到未來的趨勢，這就是「因緣相應」的教法。

「因緣相應」教法有十二緣起、四食、四諦、諸界、諸受，但時間已到，我就在此打住，不多說了。

兩位菩薩典範 —— 慧理、常光法師

非常感謝^上慧^下理法師（大師父）與^上常^下光法師（二師父），兩位都是我的長輩。我年輕時到福嚴佛學院教書，大師父就非常疼惜我，來上課時，總不忘帶來些水果、點心，放到我的寮房；法師對後學的愛護，點滴都在我的心頭。我後來又認識了二師父，在二師父身上，我看到了堅毅不拔的無比耐力，還有「盡其所有而奉獻三寶，歸功不必在我」的心境。我看到了大師父、二師父的恢宏度量，特別是在這次妙雲蘭若重建過程中，經過了眾多的挫折，買地、借貸、奔走募化、點滴建設。從一開始看到兩位師父都身患重病，內心不免暗自著急，

非常不忍又非常不捨；沒有想到十年也就一眨眼過去了。兩位師父雖然重病在身，可是永遠都把快樂與美好留給大家，自己默默承擔痛苦，這讓我非常感動，那正是我們修道應該學習的菩薩典範！

兩位師父以無比的毅力與耐力，竟然在全台灣留下唯一印順導師曾經住過的關房，一磚一瓦，所有擺設，保留了關房的全貌。妙雲蘭若成為擁有印順導師故居原貌的唯一道場，這真的是無價之寶！我們在此可以看到兩位師父的遠見，對於導師曾經留下的身影是如此地珍惜，寧可自己窩在鐵皮屋裡受熱、受凍，就是不要將舊房舍打掉全部重建。但他們又十分慈悲，捨不得看到徒弟們在鐵皮屋裡受苦，終於在十多年的奔走奮鬥中，創建了這麼美好的一片園地。

我從兩位師父身上印證到無私、無我的「心生色法」，弘法願力竟奇跡般地支撐住了衰朽的色身！我相信仁者必然嵩壽。而蘭若有了完善的場地，未來還要展開人間佛教的種種志業。此時兩位師父的入室弟子、護法居士，都非常需要兩位師父的精神領導。因此如果今天弘法、聞法有任何功德，我們都迴向給兩位師父，祝願她們嵩壽連綿，為正法而久住世間！



（轉載自臺灣佛教《弘誓》雙月刊
第115期）

妙華二零一一年 佛學班結業禮

隨筆

孔亮人

自愧所作，自慚以往，深疚追悔，悔不當初；自覺有幸，自感有恩，與佛有緣，緣在污泥一處妙華生！

筆者已是第四次參加妙華佛學會的結業典禮，即是說，四年了！時間根本無分別，雖是第四年，往昔記憶猶新，事已不存在，但印象不減；未來如果因緣具足，自會參與第五年的結業禮；現在雖說是身處其中，最感實在，但數小時後，又會成為回憶一段。是哪段時空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是在這段時空之中，所作何事？所為何事？毫無半點意義？抑或意義深遠悠長？

人身是難得，能得到基本生活需要的人身更是難得；得人身又能遇上佛法，更甚難得；在廣大佛法法門之中，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正法，更是難得中之更甚難得；得知正法之餘，

再能可以繼續身處於像妙華這樣的道場中聽課修學，此因緣非比尋常，殊勝難得！

正如在典禮開場時，梁志高主席所說，妙華佛學會成立已經 25 年，並非很長時間，卻也不是短暫。以人生壽數來比喻，25 年正值是青壯期，已經歷了學習、努力、成長；也會遇上困難，面對困難，解決困難。但這只是其中一個階段，並非終點。以此祝願大家，將來也要繼續學習、繼續努力、繼續成長；更要進一步理解困難、通曉困難、超越困難！

由麥國豪老師和梁志賢老師報告完進階班和初階班班務概況之後，接著便由台灣弘誓佛學院院長性廣法師和台灣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昭慧法師為我們開示。



▲ 麥國豪老師報告印度佛教史班務
◀ 梁志賢老師報告初階班務



主禮嘉賓性廣法師致辭

性廣法師開示

各位法師、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參加盛會，並為妙華佛學班的同學，頒發本屆的畢業證書與獎品。我們在臺灣推廣佛學教育亦有多年，對於辦學的辛苦頗能體會，所以對於妙華佛學會持續二十五年興學的努力與功德，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與祝福。

主動學習 成果豐美

一般小孩子不明白學習對生命的益處，所以初次上學去讀書，多半會心不甘，情不願，總覺得是被爸爸媽媽強迫去的。而現在在大學教書，也會看到一些學生，學習意願低落，上課態度瞞混；好像是受父母拜託，被

老師強迫，才勉強進教室「捧場」的。同樣是讀書與學習，我們在佛學院或佛學推廣教育的課堂上，則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氣氛。這些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很強，上課時聽講與投入的情況也相當熱烈。可見被動灌輸與主動求知，不但在表現上，更在結果上，產生極大的差異。

我們受邀參加妙華佛學會本屆佛學班的結業典禮，一踏進教室，就能感受到學員熱愛佛法，主動求知的學習氣氛，這一點非常值得讚歎，也相信大家秉持此一求法精神，持續的學習與修道，將來一定能獲得豐美的成果。

人為甚麼需要學習？是因為我們尚有許多的邪執與未知，所以需要透過不斷的學習，以改正並引領生命的正確方向。如何知道我們有偏邪與未知？只要檢視自己：當內心懷藏煩惱與擾動，言語透露虛妄與惡劣，行為表現貪著與傷害，這些都是邪妄與無明反應在身口意的結果，所以就需要透過學習正確知見，來淨化身心。

何時不需要再學習？當智慧全然開發，通達諸法實相，生命境界已臻圓淨的時候！此等境界，以淨化自我為標準，則是阿羅漢聖者，故稱其為「無學」聖位。而若提昇到「莊嚴淨土，成熟有情」的自他兩利的高標準，則唯佛果聖位，乃能究極圓滿。然而，沒有儻來的功德與天生的聖哲，佛果功德也是歷劫修學而成就的。

反觀常生憂惱，三業不淨的我們，則需要日日精進，勤學不退。所以，今日的結業典禮，只表示大家完成了一個小階段的課程，並不就是人生大功課的完成；所以是「結業」而非「畢業」。在聲聞法中，證阿羅漢果，是為「無學」；在菩薩道上，則需廣結眾生淨法緣，圓修六度波羅蜜，歷劫修證，方入佛位。所以請各位同學，千萬不要拿了證書，就以為不需再學習了；希望大家務必再接再勵，繼續保持向學的精神與毅力。

初級佛學 正見為基

剛才在座位上，聽聞梁主席介紹本屆佛學班總體的辦學概況，以及初階班與佛教史課程的老師說明各班授課情況。聽了心裏無限感動，讚嘆各位以妙華佛學會的茁壯興盛，以學生的收獲與成就，做為辛苦辦學的酬償。這種無私、奉獻的行為，就是大乘佛法為人忘己的可貴精神的具體呈現！也是正法得以代代相傳，明燈永續的根本動力。

有關於初階班與佛教史的教學目標，個人的淺見是：初階班的基礎佛學課程，是以講授佛法的根本知見與核心價值為主。也就是徹見有情與世間的一切，皆是依緣生滅，無有自性；能通達此一正智，則種種因「我」與「我所愛」所引生的妄執與煩惱，則會煙消霧散。在如實正觀中，就會了知「我執」是一個虛幻的假相，是一個被妄想分別所製造出來的稻草人、假想敵，而我們卻又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佛法就是要指出這個事實，掘發這個真相。真相是：沒有牢固單一，常恆不變的「我」的存在，有情生命一切都只是種種物質成素與精神活動的暫時組合。此一正理，需透過聽聞來建立知見，更須實修定慧二學，以求深切體證，證此諸法實相。至於其中的修學次第，我在這兩天晚間的演講，即以「解脫知見」與「大乘三昧」的題目，做更多的說明。

教史知識 弘法明鏡

而有關佛教史的教學目標，在此引用唐太宗在魏徵去世時所說的一段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大意是：以銅片為鏡，可以齊整衣帽；以人為鏡，可以明了行止對錯；以歷史為鏡，可以知曉國族興衰成毀的原因。

所以，為甚麼要讀佛教史？若只是個人修行，則不知道佛教在世界各地弘傳的興衰歷史，並無礙於個人的修證與解脫。然而對於發菩提心的大乘行者，在接引眾生，弘傳佛法時，則有藉以為參考與鑑借的功能。我們以印順導師為例，老人家一生治學的重心在印度佛教史，然而他不純粹是學問的興趣，也不是對歷史考據的嗜好。導師曾說：他是「以史為鏡」，想探究佛法流傳印度，從興盛走向衰亡的歷史，以為後世佛子弘法時的殷鑒。所以大家研讀佛教史，要時時懷抱探究佛教歷史中教運興衰的意識與關懷；在面對歷史的人物與故事時，

不忘常常提醒自己：如何從久遠的故事，啟發此時、此地、此人的切實做為與弘法方向！將兩千年來，從印度到中國，乃至於傳到世界各處的佛教史貫串起來，從中尋思此間興替的規律與因素；若能如此的善讀活用教史知識，則所有塵封的故事也就有了時代的意義與應用的價值。以正法住世為己任，發願荷擔如來家業的佛弟子們，將能從佛教歷史中，得到很多的啟發。

經典法筵 殷重珍惜

最後，以高僧求法的故事與大家共勉。從學佛的環境來看，我們生於現代，是非常幸運而有福報的。拜科技發達之賜，想要閱讀任何經典，只要坐在電腦桌前，按幾下按鍵，許多資料，瞬眼即得。然而這些無比珍貴的法寶，可都是歷代高僧大德，或西行求法，或東來傳譯，歷盡千辛萬苦才得來的成果。從資料的取得來說，現代人可以說得盡了方便，但是求法的殷重心，面睹法寶的深信心；卻又是如何呢？較之於古人，我們讀經與聞法的機會多了很多，然而今人學佛的成就，卻又是如何呢？以玄奘大師為例，他歷盡千辛萬苦方能西行求法，親近大德，這其中所醞釀出來的殷重道心，又將是何等的殷重與深厚；其後，更鑄就了後來千古偉業的譯經功績。

反觀身處聞法方便，經典易得的環境的我們，想要聽課，有妙華提供這麼好的環境與師資；想要讀佛經，則無論是漢文、梵文，還是巴利語的

經典，也都能方便快速的取得。這時我們就要反觀自省，時時警惕，會不會因為容易獲得，也就對聖典與法筵，少了殷重恭敬，甚深難得的珍惜之心呢？希望我們不要白白糟蹋了這份福報，要以珍重、精勤的心念與態度來學法；並發大心，助轉法輪，為正法的流傳世間而努力不懈。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參加大家的結業典禮，希望在此互勉：以今生與法結緣的殊遇，以正法淨化身心，長養慧命，並發心做正法的護持者。

最後，祝願妙華佛學會：
轉正法輪！會務增上！

各位同學：
福慧增長！六時吉祥！

昭慧法師開示

梁會長、性廣法師、諸位法師、諸位老師、諸位居士、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這是我第二次來參加大家的結業典禮。來妙華說法已經有好幾次了，慢慢地，本來有些不熟悉的面孔，就變得很熟悉。雖然無法對每一位都叫得出姓名，但是親切感就增加了。我們對人的熟識度是如此，對法的熟識都也是如此，一回生，二回熟。因此，對於法，我們要如何讓它漸漸、漸漸地融入生命？

它是一步一腳的，偷懶不得，沒有捷徑可說。我們經常看到「開悟、頓悟」之類詞彙，即使是在「頓悟」之

前，還是有很長的醞釀過程。昨天我正好與大家分享《雜阿含經》的蘊相應教。佛陀說，我們就是要精進修習三十七道品。就好像母雞在孵小雞，今天孵著，明天孵著，一天一天的孵，孵到有一天，小雞就會啄破蛋殼出來；可是，如果母雞不負責任，今天看它是蛋，明天看它還是蛋，就不理它了，就到處去蹣跚了，那麼雞蛋就永遠只是雞蛋而已。大家在妙華佛學會，就這樣慢慢學法，像母雞孵小雞一般。母雞認真孵蛋，終於孵出了小雞。各位終於等到了今天的結業典禮，不知各位孵出小雞沒有？沒有也沒關係，繼續孵吧！佛陀說了，總有一天，小雞會孵出來。持續精進修習三十七道品，也總有一天會開悟的。

在求法過程中，這份精進心以及持久的耐力，是非常難得的。持久的耐力，不能只靠一時的歡喜，有時候我們會倦怠，有時我們會有太多的事緣，難免會對學法有所疏忽，疏忽一兩次，就慢慢習慣性地不過來聞法了。有時候，團體有人就會有事，煩惱眾生彼此相處，遇到不愉快的人事之時，如何能夠在學法的醞釀過程中，維持自己對於佛法的不退心？這也是一門功課。很多人在佛門中碰到某些煩惱眾生，所投射出來的一些惡念、惡言、惡行，就倒退轉了。諸如此類都是學法的考驗，所以在求法的過程中，還是要有堅強毅力，時時以



昭慧法師致辭

學法所獲得的喜悅，來滋潤自己的心靈。這樣，在每一邁步之中，都能夠有淺淺深深的法喜，這才能夠走得長長久久。...

期勉大家能夠在聞法、受持、為人解說的過程中，得到法喜。這個法喜跟世間名聞利養所帶來的歡樂是不一樣的，那是一種探索真理以及印證真理之樂。我們常常祝願人們「法喜充滿」，這法喜是真的可以「周遍洽浹」來形容，它讓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活躍了起來，心頭無比的舒暢，宛如甘泉汨汨地湧冒出來。要嘗到這樣的法喜，得有學法的過程。

這些過程，有明師、善知識的提示，這是非常幸福的事！法身慧命，每個人自己要負責，可是周邊有明

師、善知識，把你的法身慧命看得那麼重要，那麼殷切地指導我們，這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各位在妙華學佛，可不是那隻孵小雞的母雞，各位簡直就像那隻被孵的小雞子一般，受到慈悲的覆護。這個福緣非常難得，希望我們能夠感受得到，這必須要具足感恩心。在感恩之中，我們更要學習分享，把我們的感恩心，轉化成一種讓更多人受惠的動力。

我在台灣，看到基督徒成長得很慢，他們有危機感，因此發起了「一領一，新倍加」運動，一個人拉一個人到教會，翻一翻就多了一倍，而且可以呈等比級數成長，這種傳教熱忱十分可感。佛弟子相形之下比較隨緣。自己聞法得到受用，可是往往沒有意會到，我們也需要「一領一」，不然的話，佛教徒年齡層逐漸偏高，甚至後繼無人，那佛教豈不是會衰微下去嗎？佛教需要一棒接一棒，令正法久住。正法如果真的給你帶來幸福快樂，那我們當然要與更多人分享，讓更多人聽聞佛法，受持佛法。因此大家不斷地在這裡聞法，希望也能仿同講臺上的老師們，要勇於分享佛法。淺的由你們來說，說得對方對佛法產生興趣了，再請他到妙華來聽較深的佛法，甚至讓他學習整套初階、進階的佛法。我們必須用這樣的報恩心，承前啟後，才不會辜負慧瑩老法師，還有妙華眾位老師、護法、善知識的一片婆心。

大家在香港如此繁忙的社會中，闢出妙華這片淨土，充分發揮它成長善法、弘揚善法的力量。過程對大家而言可能是挑戰，但是，各位終究會發現到，所有這些過程，都是功不唐捐的。各位成就了別人聞法的因緣，最終會發現到，你也同步完成了自己。在這些過程中，你將得到甚深法喜。

今天大家在此結業，表示大家受持、讀誦佛法，有了階段性的成就，但這是不夠的，受持、讀誦之後，還要為人解說。希望各位能夠於時時處處為人解說。當然，各位的言行也要讓人感受到佛弟子確實是不一樣的。如果言行惡劣，人家看到我們，就不容易對佛法產生信心了。所以我們學佛以後，更要端正身心，即使是為了要讓佛法廣為弘揚，我們也要端正身口意三業而形成「典範」。讓人家依我們的言行而對佛法生起細心。

這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表面上的應酬客套。人是心有靈犀的。我們與人互動，到底是表面上跟人家打哈哈，還是打從內心真誠相待，人家是感受得到的，我們不能把人當傻瓜。我們不妨把自己的身心調節到，一方面可以成為一個弘法的「工作站」，另一方面也成為堪能承受無上妙法的「法器」。

妙華的傳統非常好，僧俗二眾一同受持讀誦，一起為人解說，這個觀

念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今佛教依然維持著許多的保守封建的傳統思想，認為佛法當然要由僧眾來說。我常常指責，這完全是婆羅門壟斷教權的思想——壟斷祭祀祝讚乃至解說吠陀的專利。佛陀反對「婆羅門第一」的觀念。佛陀對於四眾弟子，是平等對待的。有緣出家，專職修行、弘法，當然要多負擔一些如來家業；但在家並非只能護持僧眾而無權說法，「白衣上座」是輕慢語，呈現出作為出家者自認為擁有「說法專利」的驕慢相。而驕慢相正好是修道的嚴重障礙，不可助長。試想，如果佛法是好的，那麼，用哪一種身份來修道、說法，又有什麼重要呢？佛陀時代不也有質多長者，在以白衣身而說法嗎？我覺得妙華的傳統非常良好，僧俗二眾融洽無間，大家一同聞法、說法，並沒發生某些出家人所恐懼的現象：「如果有了在家眾弘法，僧尼是不是會被邊緣化了呢？」這樣的一種心思，



李淑梅同學代表印度佛教史班同學致謝辭

其實是希望獲得利益保障。保障與壟斷的思維，是不想迎接挑戰的心態，這種心態容易讓心智退化，容易讓情感封閉！

在妙華之中，四眾弟子在慧瑩老法師廣大心量的帶領下，一同來此聞法、修行、說法，這樣的傳統是值得讚歎、稱揚的。特別是在以僧尼為主流的佛教中，能夠有這樣的四眾團體，齊心努力以體解甚深微妙法，這是難能可貴的。在此表達對大家的讚歎、祝福與支持！謝謝大家！



陳進恩同學代表初階班同學致謝辭

兩位法師開示完畢，兩位法師對佛法的深入理解，對事物的細微洞察，以及絲絲入扣的表達能力，筆者深深讚嘆。

最後是由兩位初階班和印度佛教史班的同學，致答謝詞。儘管兩位同學的背景遭遇不同，但來到妙華修學，一樣地得到同一種聞法喜悅，一樣地在此盡訴心中感激之情！



略說佛滅的年代

作者：黃家樹

古印度人缺乏歷史觀念，對年代的記述尤其疏而不準確，故尊崇如佛陀，弟子於載述其事跡時，亦竟然未記下確切誕生或涅槃年代。

在考察佛陀年代之前，我們先要知道，自古以來，佛教徒記載史事所用的佛曆，都是以釋尊入滅的年代為計算標準的。換句話說，他們用的是佛滅紀年的方法（中國例外，見下文）。一九五四年，印度、緬甸、錫蘭等國家於緬甸召開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三屆大會，會中通過統一佛教紀元，以西元一九五零年即佛曆二四九四年為計算，兩年後（即一九五六年）並舉行釋尊二千五百年的紀念大典。這個二千五百年，便是佛滅以來的年代。

上述世佛會所通過的佛教紀元，雖為與會國家所接納（香港佛教界亦用此紀元），但其實只是多種佛元說法的其中一種吧了。

不過，佛滅年代雖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較為重要而為學者採信的卻不出下面幾說：

〈一〉據《阿育王傳》卷一及世友論師的《十八部論》（全一卷），以阿育王登位，為佛滅後百年或一百一十六年時的事，由登位的年代，即可推出佛滅的年代。阿育王登位的年代，近代學者一致考證為西元前二七二至二六八年間，故佛滅年代即為西元前三八八至三八四年間，此說出自北傳佛教，傳入中國較早。

〈二〉據《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及其「眾聖點記」^{註一}以阿育王登位，為佛滅後二百一十八年時的事。由此推出，佛滅年代比上說早一百又二年，即西元前四九零至四八六年間。此說出自南傳佛教，傳入中國較前說為遲。

〈三〉據「菩提伽耶碑記」，佛滅應在西元前五四六年。此說傳入錫蘭、緬甸，變為西元前五四四年；傳入泰國、高棉，則變為西元前五四三年。年代雖彼此略有差異，來源其實出自一處。上述世佛會所通過的佛滅紀元，即據此說（泰國、高棉等國於一九五七年亦曾另外舉行佛滅二千五百年大典，所據亦為此說）。

按：菩提伽耶，據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八所說，乃佛陀成道聖地。菩提場北，有摩訶菩提寺，為僧伽羅國（即今之錫蘭）王所建，寺內僧眾，亦多為其國人士。所以，此說實為留印的錫蘭學僧據「菩提伽耶碑記」惟算而得的。

〈四〉近代日本學者中村元博士依據其師宇井伯壽博士所採用的，以阿育王即位為計算的方法，加上新的史料，再將佛滅年代訂正為西元前三八三年。此說與〈一〉〈二〉說同源，只不過在考證阿育登位年代方面略有差異而已。

以上四說，除第三說外，都是依據古代的文記而來的，其中又以北傳的阿育登位於佛滅一百一十六年說為最古，也較可信賴。南傳之說則在同一資料來源上，誤加了一百年^{註二}據此，我們可以說，佛滅當在西元前三百八十多年間。

此外，據中國古來傳說，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西元前一零二九年），寂於周穆王五十三年（西元前九四九年）。此說見於《周書異記》最詳，但《周書異記》實為偽書，乃佛教

徒為針對道教徒老（子）先佛後的說法而造的。相傳西晉時道士王浮著《老子化胡經》，說老子於幽王時，與尹喜至西國，作佛，造《化胡經》六十四萬言；獻給胡，後還中國^{註三}。佛教徒為證佛陀早於老子，便將佛陀的生滅年代推前至昭穆之世了。而這種偽說卻為千餘年來中國佛教徒所傳信，並多以佛生年，即昭王二十四年為佛元的第一年。這種紀元，今天自不宜再採用了。



註一 蕭齊永明七年（西元四八九年），僧伽跋陀羅傳來《善見律》，其上有密密麻麻黑點。相傳佛滅後，優波離結集律藏，於其年七月十五日雨安後誦戒，在律藏上記下一點。以後師弟相傳，年年皆如此，每年一點，至永明七年，僧伽跋陀羅記下後一點，共九七五點。循此以推，則佛滅應於西元前四八六年，以上《善見律》所附之黑點；即為「眾聖點記」（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一）。

註二 參閱印順法師《佛教史地考論》之「佛滅紀年抉擇談」及「論佛滅的年代」（見《妙雲集下編 09》）

註三 參閱湯用彤《攝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四章「太平經與代胡說」條引《三洞珠囊》

釋疑解惑

2006年12月17～24日

黃家樹居士解答 何翠萍筆錄

聽眾問：有人說，人死後，要做法事超度亡者。這種法事到底有沒有用？

黃居士答：我們不可以簡單地回答超度的法事有沒有用，一定要看個別的因緣而定。如果在死後七個星期之內，而亡者又未轉世，這時候去超度他，他感應到，可能會有用，但有的不一定能感應到。

參加法事的人也很重要，如果是最親愛、最信任的人（如師父、丈夫、太太、子女、朋友）超度他，可能會有用，誦經的人最好要誠心誠意或與死者有關係，才可望有感應。若是請一些只為趕經懺賺錢的人，你不如把超度的錢捐贈慈善機構或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因為那些以超度為職業的人，與死者沒有感情，又缺乏誠意，很難對死者有感應。

此外，靈堂一定要肅靜，不應喧嘩，要有追思的氣氛。喧嘩是對死者不尊重，死者若有感應，一定會不高興。法事進行時間也不宜太長。若一念就兩、三小時，念的人會疲倦，沒有精神，效果就欠佳了。

超度時助念者一定要很專心誠意，這樣可能會有用；不過有的死

者可能也感應不到，因為與助念者無緣，或者死者當時心裏很慌亂，無法與助念者心靈感應。但如主持超度的是他的師父，而這位師父又是一位真正的大德，很有威儀，很有德行，他的心就保持正信，就會安定下來，超度才有效；他的心不安定，缺乏信念，超度就無效。

此外，還要死者能接受佛法，超度才有用，若死者信仰其他宗教，即使請很多高僧幫他超度，也是無效的，因為他會很抗拒，甚至會生起瞋恨心。所以我們要先看死者的信仰傾向，才決定是否用佛教儀式幫死者超度。

聽眾問：超度要念多少篇經才有效？

黃居士答：沒有具體的規定，你若能與死者通靈，念一篇已經有效。若死者是鈍根，就要多念一點了。

聽眾問：有的人加入助念團，專門去為死者助念，他們覺得這樣很有功德。其實這樣是否有功德呢？

黃居士答：如果有的人信佛，發了菩提心，用自己的心力去幫亡者；他做的時候真心誠意，秉持正念，這就總好過那些為賺錢而專職做超度法事的

人。那些人一放下法器就說說笑笑，或者是念到提不起精神，對死者、對死者的家屬都沒有好處。這樣的超度，會功變成過，做了反而不美。所以，我們去助念就要小心，要提起精神，用心去做，否則，對亡者無益，也會損害到佛教的形象。

聽眾問：佛教不講靈魂，如果先人過世，佛法教我們不要哭，否則會令死者不捨。幾年前家父過世，十幾天後我夢見他站在我的床邊，我很害怕不敢看他，馬上轉身向牆，但我聽見叮叮聲。請問這是真實的還是我的幻覺？為何家裏其他人看不到，只有我看到？我搬家後，為何他再沒出現？

黃居士答：每逢有人問這種事情是真還是假，沒有人可以肯定回答，因為事件中有真的也有假的，可能是幻覺，也可能當時你時常掛念著父親，你又有緣收到他的訊息，亦可能是他捨不得離開你，所以在故居出現也不足為奇。

他沒有了身體的障礙，精神比較強，所以，你害怕，他能感覺到。你害怕，表示你與他的關係不強，如果他是你最愛的人，你一定會渴望見到他，跟他說話，不會害怕。看見你害怕，他可能馬上會生氣，或者他知道你害怕，以後都不再出現。你搬家後，也許時間已過七個星期，他已轉世，因此不再出現。據《瑜伽師地論》卷一說，有情死後，中有現前，七七

日後，決得生緣（但無色界並無中有，以無色故）。

聽眾問：佛法說六道輪回，有生就有死。我們修行就是要避免六道輪回，達到無生之境。請問我們涅槃之後，不再轉生，會去哪裏？

黃居士答：不同的修行範圍，結果是不同的。經裏說，小乘人的最後身會入滅，不再有生死，不再轉生做六道的眾生。經中常說的幾句話是：「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至於小乘人涅槃之後去哪裏，佛就絕少提及。佛只以火為喻，眼前的木條燃點著火，火滅了，它是去了哪裏呢？火沒有去任何地方，只因火燒的條件，不再完備，如果木條燒盡了，風太猛烈，把火蕩滅了；給水淋熄了，火就自然不能再生起來。

聖者體證涅槃也如此，經上說，涅槃是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沒有三毒，沒有由三毒的生起的煩惱，沒有這種種條件，生死不能再延續，便名之為涅槃了。佛著重說的是有情為何輪轉，又如何可還滅。至於滅後的情形怎樣，就不願多說，因為入滅是聖者的境界，無論佛如何解說，我們凡夫也不會明了，也不必去明了。佛若多說，徒然增加我們的執著，於空中亂建樓閣，這豈止徒勞，抑且有害。試問對一個生而目盲的人，又如何對他描繪彩虹的絢麗？

假如佛陀對我們說涅槃之後會去三界以外的某個淨樂世間，可以在那裏生活，長久享受妙樂；你就會追問：哪是什麼地方？在哪裏？如果給你一個答案，而這答案是超越了你現在的經驗範圍，給了你等於沒有給。為了追求這個好歸宿，你的心就會執有；執有，就轉成邪見，徒添所知障。

佛教說因緣法。要符合因緣法的理性，就不可以隨意說涅槃後去哪裏。如果某位老師告訴你涅槃後去哪裏，你就要考查他所據為何，因為小乘佛教不講這個問題。

而修學大乘的人，根本不須想像涅槃之後去哪裏的問題，因為大乘講無住涅槃，要多生多世以不同的身份，做化度眾生的工作，能夠止於無住，就會很自在，將來去哪裏，大乘人一點也不操心，只是不斷去做，做到最後，即使不刻意追求涅槃，也會得到涅槃的境界。

菩薩達到涅槃的境界，也不入涅槃，繼續做度化眾生的工作，雖然很費力，但又覺得很愜意，這就是清淨了。我們多有我執，即使是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努力用心，對社群有所貢獻，但生活卻難得愜意。

聽眾問：很多佛經裏都有提到，介子納須彌。請問校長，這是什麼意思？

黃居士答：介子即芥菜的種子，比喻很微細的東西。佛教認為，一顆很小

的種子，可以容納巨大的須彌山。這一句可有不同的解釋，其中一種說：我們的身體雖然是有限，但我們的願力可以無窮，須彌山那麼大，我們都可以把它納於心胸之中。

另外，我們還可以用因緣法來解釋：介子是無數的因緣造成的很小的事物，須彌山那麼大，同樣也是由無數的因緣造成的事物，不是介子的因緣比須彌山少，也不是須彌山的因緣比介子多，兩者的成立，同樣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緣，兩者根本是平等的，都離不開因緣生滅的道理。所以，須彌固然可以納介子，介子也可以納須彌，不是形體之納，而是因緣的道理上可互相容納。我覺得，用因緣法來解釋這一句，最有意思。

聽眾問：我在印順導師的書中，看到有一弟子向導師告辭時說：「導師，我很捨不得離開您。」導師說：「佛弟子應該以佛法的義理來交往……」導師所說的以佛法的義理來交往，可不可以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黃居士答：以佛法義理來交往，這種生活形態，通常與出家人比較接近，因為出家人沒有世俗的事務。但在家人就不容易過這樣的生活，因為在家人還有世俗的人與人之間的應酬，所以未必能完全以佛法的義理來生活。普通人一般都不懂佛法，又怎能叫他們用佛法的義理來生活？

以佛法的義理來交往，是指在僧團中，不可以開世俗的玩笑，不可以言不及義，說些無聊的話，不可以搬弄是非，只應研究佛法，或談論某個道場辦得很好，某句經文說得很深刻。就如佛在世時，聽到弟子中有人談論與佛法無關的事情，例如比較哪個施主布施的食物好吃，比較哪個施主慷慨等等，佛就會責備那些弟子，只准弟子以佛法的義理來交談。

我們要把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別人雖然不懂佛法，但看到你的行為端正，又知道你是佛教徒，這就會使人對佛教產生好印象。

聽眾問：神秀接受皇帝的供養，是否表示他貪取皇帝的供養？而六祖慧能拒絕皇帝的供養，是否表示他的境界比神秀高？

黃居士答：我們不可以用是否接受皇帝的供養來衡量大德高僧的境界。因為古代的高僧，很難避免皇室的騷擾，就如玄奘法師這樣的高僧，也無法避免太宗皇帝的騷擾，有時為了應酬皇帝，也要順著皇帝的意思去做，如果觸怒皇帝，以後翻譯佛經和弘法就沒有那麼方便。玄奘法師那時翻譯佛經，是一個很大的工程，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支援，若沒有皇帝的支持，玄奘法師不可能翻譯出那麼多的經典。所以，他為了佛法的弘通，就要忍辱負重。皇帝歡喜了，法師做事就方便了。在這種情況下，玄奘法師

接受太宗以至高宗皇帝的供養是情有可原的。《三藏法師傳》說，玄奘法師去西域的途中，歷盡艱辛，身體已經很差；回到大唐，嘔心瀝血地翻譯經論，唐太宗又時常要他陪伴談說，更曾希望他還俗，共謀朝政。皇帝對他的倚重，徒令他多費精神去婉拒迴避。人事雜遝，終於促成他的積勞成疾，六十三歲就去世了。如果他多活幾年，也許就能把《大寶積經》完整地翻譯出來。

神秀的情形與玄奘法師不同，他為了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勢力，不得不去應酬皇帝。而慧能則在南方修道，可以避免皇室的騷擾。他若在北方，恐怕也難倖免。所以，與皇室有聯繫的高僧，大抵半由皇帝的壓迫，半由於弘法的需要。

聽眾問：不同的佛經有不同的講法，這是否佛法有矛盾？

黃居士答：不同的眾生有不同的根性，有些是利根，有些是鈍根。因此，不同的佛經各有立場，有些嚴謹，有些寬鬆，以適應不同的根性，令不同的眾生都各有倚靠。有些經很寬泛，容易令一般人得到安慰，就如淨土三經，講得很寬鬆，即使做過很多壞事的人，臨終前一心念佛號，都可以帶業往生淨土。而有的經典寫得很嚴謹，定的標準很高，甚至說菩薩要行於非道（如《維摩經》），讓大家看到：原來我們應該要達到這樣高的要求才

可以。如果暫時學不來，可以先學習較寬鬆的經典。

我們要知道，佛經是有這樣不同的講法，因為眾生有不同的根性，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智慧。如果一律要高要求，很高深的，很多人就無法學習佛法，對他們來說，佛法就形同虛設；但完全膚淺也不行，佛法就變得很粗糙，解救不到世間的種種苦厄，失卻佛陀設教的本意。所以，可以學高深的，應該去學習高深的，只有興趣學低的，也不妨去學習低的，高高低低，在乎是否適合自己的需要。現在處於低位的，將來何嘗不可以學上高層次去。

聽眾問：有些戒條現在已經不合時宜，我們應該怎樣做？

黃居士答：這要先知道佛陀制戒的因緣。佛陀最初並沒有制定戒律，僧眾都很清淨；後來因為有人犯了事，就定了一些規例。例如，佛陀看見有弟子患病沒人照顧，令病者很怨懟，於是定下戒條，規定僧團中大眾要照顧患病的同修。佛陀因應當時的印度人間來制定戒律，那是古代，不是現代，所以，有些戒條是可以改的。如果我們不瞭解佛教的發展史，就不敢改戒，若明白個中道理，就不用畏縮。

總之，我們學佛法的時候，不能沒有原則，不能沒有理智，不能老師說什麼就信什麼；我們應該用老實的

心去學習，用清醒的頭腦去反思，自然就能想到應該怎樣持戒；當某些戒條已不合時宜，就可以捨去那些戒條，才不會死於教條之下。

聽眾問：我們在家裏看見昆蟲、蟑螂，是否可以捉走牠？

黃居士答：這就牽涉到殺生的問題。在古代，多數人在鄉間居住，人類與昆蟲就像世交一樣，已經習慣了。昆蟲在泥土中長大，出家人在泥土中起精舍，本身早已同這些昆蟲做朋友，大家就像一家人，所以就不應該殺牠們。現在我們同牠們已經疏遠了，牠們帶有很多細菌，與我們已不是一家人。牠們在我們的房子裏出沒，會帶有一些對我們可見或不可見的損害，對我們的鄰居也會造成威脅，所以我們總還要清理牠們。這些事情經裏沒有提到，我們就要靠佛法的智慧，觸類旁通，然後就知道怎樣才做得適當。

我們的原則是，牠們進入我們的房子，就一定要清理牠們，但清理的時候，要用人道的方法，或可塗上一些牠們不喜歡的東西、氣味，例如用檸檬汁塗在螞蟻出沒的地方，或把蒜頭泡在水裏，放於昆蟲出沒的地方，令牠們因畏怕氣味而自動搬到房子外面，又或者用肥皂擦地，那些昆蟲就不會再來。大家老死不相往來，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悟生 悟死

梁志賢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悟生悟死。

母親在數月前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站，雖然她離開是生命的必然規律，但心裡仍有時感到因失去所引至的失落、思念、悲傷與悔疚，心酸的孤獨令我對死亡生起不由自主的反思。

完整的生命不能離開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內裡包含欲望、佔有、愛和恨。我們大部分人都只是執取生命的一個片段，在這個片段活著，片段地、零碎地面對生命，不斷追求生命的延續，趨樂避苦，使我們更懼怕死亡，因此把生與死從生命中二分出來，我們從不把生與死作一整體看待，從出生到死亡，我們都是為了「生」而掙扎，活在痛苦、沖突和恐懼中，由於我們一輩子都把能量消耗在「生」上，對「死」從未真正認識和了解過，有的只是我們的假設和想像。由於我們未曾完整的看待生命，對「生」的了解也是偏頗的、殘缺的。

死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實我們並不清楚，也許我們能看到各種原因引至的死亡案例，令我們痛苦，悲傷。但是我們所有在生的人對死亡實在是毫無經驗的，因此對死亡也一無所知，而我們所害怕的並非死亡的事實，我們對此毫無頭緒，由於對死亡的無知和對自我生命延續的渴望，我

們對死後來生產生不必要的想像，建立「我」、「靈魂」等實體，同時也建立死後的世界——天堂和地獄。究竟有沒有這種死後來生的延續，在此並不須要爭論，就算我們相信有，我們還是害怕，因為無論怎樣，這些死後來生的事情都是不確定，永遠無法確定，這一切只是恐懼死亡的偽裝，使我們不能將死亡從將來或遠處帶回眼前，直接面對眼前的恐懼。

死亡是未知的狀態，既是未知又害怕甚麼？我們怕的不就是結束，不就是終止嗎？我們眼看著時光飛逝，歲月不留人，知道會有結束的一天，而結束令我們失去，失去一切我們所有的東西，我所熟悉的存在狀態。現在觀察我們的生活，不就是活在死亡邊緣嗎？我們怕失去至親好友，害怕孤獨，害怕寂寞，因此不斷追求自我的滿足感，延續感（生），恐懼面對一無所有的空虛孤獨（死），對「生」的愛戀執取，必然帶來對「死」的恐懼悲傷。

我們能否把死亡帶回眼前，從「生」去認識去了解「死」，要了解死，必須先了解生，「未知生，焉知死」。讓我們迎向生命，深觀自我存在的一切狀態，讓這一切自然的來，自然的去。不再被「我」、「我的」所困惑，「我」便會終結，死亡就在當下！
生與死的意義就在眼前！



讓秘密花園曬滿陽光

——重讀《Tom's Midnight Garden》

洪真如

新年假期閒著無事，重看了 "Philippa Pearce" 的《**Tom's Midnight Garden**》。這本童話故事書是我初中時的最愛，時光飛逝，這麼多年後，我又重拾這個故事再次回味，卻發現原來生活變化萬千，內心的渴求竟和初中時代的我無大改變。

故事的主角小男孩湯姆，因為弟弟長了麻疹，被迫到叔叔的家中暫住。因為湯姆可能是帶菌者，叔叔不准他外出遊玩。叔叔住在二樓，地下的那租客一副凶惡相，不好交流；三樓的包租婆巴塞太太，是位足不出戶的年邁婆婆。湯姆整天呆在叔叔家中，簡直度日如年。第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聽著樓下的老爺鐘敲了十三下，他好奇地想：「十三下？這是個什麼樣的時刻？」穿著睡衣悄然下樓，那老爺鐘在黑漆之中看不清讀數。推開後院的門打算讓月光射進來，後院門外卻是一個偌大的花園，而且是中午時分！

花園裡的花木全盛開著，他爬上大樹之頂，遠眺一望無際的草原和

盛開著遍地的野花。他又在水池旁奔走，快活得像隻小鹿。忽然他見到遠處三名穿著十九世紀古老服裝的小孩向他走來，他正想上前打招呼，卻發現他們都對他視而不見。漸漸地，他發覺在這花園中的所有人都看不見他。他開始明白到，時鐘十三下是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神秘時刻。無論在這裡多久，「真實」的時間也沒有太大變化：玩耍整個下午後回到二樓的睡房中，依然是午夜十二時。時光不依規則了！空間也再沒有尺度，他可以穿牆過壁，在大樹上跳下來而絲毫無損。

第二天午夜，他依舊偷溜下樓，回到灑滿陽光的花園中。那三個穿古裝的小孩也在花園中玩捉迷藏。他知道小孩們看不見他，於是對著他們做鬼臉。怎料，年紀最小的那個小女孩卻回了他一個鬼臉！原來，這位小女孩海蒂卻是看得見他的。海蒂由於年紀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孩子，其他兩個小男孩都不太願意跟她玩耍。這個下午，湯姆終於有了玩伴兒，海蒂也很高興認識這位新朋友。

湯姆快樂極了，每天晚上都回到那花園裡，找海蒂玩捉迷藏，造樹屋，與小動物追逐，摘水果，在草原上奔跑和翻跟斗。奇怪的是，每晚再來，海蒂都長大了不少，身子又高了。剛認識時，海蒂比湯姆還年少，幾天後，便差不多同年了；再過了幾天，海蒂又成長了。海蒂總是覺得湯姆是一隻鬼：「為什麼你總是隔這麼久才來呢？你是個怎樣的存在呢？你的世界是怎樣的呢？」而湯姆總是回嘴：「你才是鬼呢！你的這個世界是一個鬼住的虛幻世界，我住的地方才是真的。」即使大家都弄不清怎麼回事，他們還是成了很好的秘密知己。

後來，海蒂因為在和湯姆建樹屋時掉下來摔壞了腿進了醫院，湯姆有好幾晚都找不到她。心焦如焚之間，海蒂的時光已經飛逝不再。到了海蒂的臥室中再與湯姆重遇時，海蒂已經長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而湯姆仍然是個小孩。海蒂正要出門去會見男友（那兒時花園玩伴之一），遠遠看著海蒂和她男友的馬車在草原中消失不見，湯姆失落極了。時光不再，恍如一夢！接踵而至的喪失，讓湯姆體會到有限時間的悲哀。不僅是海蒂，他自己那歡快明朗的童年時代也將終止。哭著哭著，湯姆倚靠在海蒂的床邊睡著了。

醒來一刻，正聽見叔叔在叫嚷：

「湯姆，你弟弟康復了，你明天可以回家了！」唉，又要回到自己的時空了。湯姆靜靜地不做聲，心裡默想著，今天晚上，我要在海蒂的世界裡一直待著。這最後的晚上終於來臨，他在花園中找到了海蒂，和她道別。海蒂說：「湯姆，今天你的身子愈來愈透明了，我差點看不見你了！」湯姆委屈地道：「這是最後的相聚了，還記得你小時候許諾要和我一起去在草原旁邊的河上划船，一直划到天涯海角嗎？」海蒂微笑凝視著他的小臉，說：「湯姆呀，我已經是個淑女了，還怎能夠獨自去划船呢？不過，為了這份特別的秘密友情，在這最後一天的相遇，好罷，我們去划船吧！」

在河上一直順著水流，不知不覺，小船到了不知的遠處，已是黃昏了。黑暗來襲，兩人在河岸邊，不知歸途。要是步行回去，在天黑之前也必定回不了家。湯姆心中反是快活，因為黑暗畢竟屬於虛幻，此刻和海蒂一起卻是真實。忽然，一輛馬車從遠處跑來，原來是海蒂的男友！海蒂快活地上了車，回頭卻看不見湯姆。「湯姆？」

湯姆的身子已經變成透明了，聲音微弱得自己也聽不到。「海蒂，別拋下我！」馬車轉眼間已經遠去。湯姆一邊哭一邊追上去，「海蒂！海蒂！」

「海蒂！海蒂！」

「怎麼啦，湯姆？怎麼在地下的雜物房門外哭叫呢？發生什麼事了？」整個屋子裡的人都出來看湯姆，「一定是夢遊了。好孩子，別怕！」叔叔嬌嬌安慰著。湯姆穿著睡衣抽泣著，一言不發，只知道時光不再。眾人漸次散去，這時，連三樓的包租婆巴塞太太也蹣跚地下樓來了。

「你是湯姆嗎？」

「嗯，是的，巴塞太太。」

「真是你，湯姆！讓我仔細看看你。真是你，可愛的湯姆！我的孩子，我的好友！我也很想你啊！」湯姆抬起滿是淚珠的臉龐，矇矓間，恍惚又回到那老爺鐘敲十三下的時光裡。「海蒂？」

老婆婆道：「我是海蒂啊。那天，你在馬車旁消失了，之後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自從我嫁給我的男友之後，我們去了倫敦做生意，後來退休了便回到舊居。丈夫過世之後，我便做了包租婆。有時，我會站在窗口想起往事，我對自己說：童年走了，你走了，世事飄散，但情還在。花園的故事會一直在這兒，它永遠也不會改變。孩子，你今天要回家了？記得多來看我！」

叔叔已經把行李搬下樓，還叫好

了出租車。「湯姆，還不向巴塞太太道別？不要耽誤了！」湯姆看著巴塞太太，忽然，兩人緊緊地相擁。時光不再，但時光卻重疊了。

是的，時光不再，為歡幾何？這些所謂的童話，其實不是寫給小孩兒看的。真正能夠被感動的讀者，卻是如我，在塵世已久，卻時時仰望那片無憂的綠草。那美麗的花園，那天真的追逐，那真誠的友情，總在我心中震動不已。為什麼我們的心中再沒有那一片碧天綠草？雖然時光不再，為什麼情懷卻不能重演？這是誰的罪過呀？在作品裡，湯姆發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吶喊：沒有時間了！然而，這一切都不可逆轉，湯姆就在孤獨和喪失中不知不覺地離開了童真。這是普天之下的悲哀。

心中的綠草地，那高山青山呀！那開滿鮮花的秘密花園一直在倘開著，只是我們常把它遺忘了。然後，可愛的花園因缺乏照料而萎靡了。偶然，那老爺鐘卻會敲上十三下，我們又會回到那童年未有處理、不曾灌溉的那荒蕪的花園裡。失落、悲傷和渴求像那未受照料的花草，等待我們去修繕。

達賴喇嘛在一次萬人演講中，坐到講台的椅子上時，發覺椅上的軟毯彈力十分強，於是再彈了一下，果真

是像彈床一樣好玩！於是，達賴喇嘛就在千萬觀眾的注視之下，快樂地彈上彈下，玩個不亦樂乎。什麼時候，我們會回復小孩晚上聽媽媽講故事那種心情，第一次聽到一位可憐老伯伯沒飯吃的時候，會悲傷落淚，然後衷心渴望親手把熱乎乎的香飯送到伯伯的手中？

十八世紀日本著名禪師大愚良寬是位隱世僧，在他的簡陋茅屋中，沒有溫暖的大床家具，也無美酒佳餚、霓裳華衣，卻時時傳出孩童的歡笑。在晴朗日子裡，孩子會把良寬拉出來，一起捉迷藏。一次兵捉賊遊戲，輪到良寬做賊，在草叢中躲了好久，孩子們都找不到他，徑自離去了。黃昏時從田裡回家的老百姓看見良寬在草叢中，即問：「良寬大和尚，這麼晚了，你在這兒幹嘛？」良寬噓聲道：「少聲，做兵的發現了不好！」

即使事業成功，物質總不缺乏，甚至受人仰慕，然而卻不能像小孩在草原上追逐時開朗無邪地笑著。看著美麗的草原，就不會好像小孩第一次看見日出時那種歡欣。這是因為心靈不曾敞開，準確一點是未敢倘開，去呼吸清晨的空氣。時光教導了我們些什麼？人愈長大，一直在學習著要表現得體。人們大多很「聽話」：默從著社會的價值，為眾人的評價所左右，但卻不敢聽自己心靈的話。於是我們

總是活在別人的評價之中，在爭取自我認同與恐懼失寵中茫然了。日子飛逝，我們離真實的自己卻是愈來愈遠了。

真實不虛，這動聽的詞！閒時有味，生活本來充滿著新鮮。當我們拿起一碗溫茶，手中自會得到那份暖氣，熱的感覺慢慢從口腔流過腸胃，每一刻都是那麼的可人，那麼的真實。即使是走路，每一步踏在地上的堅實感覺，本然地是那麼的和諧。每天太陽初升，大地被溫和地照拂，日出日落向來就美得不得了。禪師說：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孩子們學會了一邊喝一邊想著昨天某甲如何看我不起，自己將來必當位高權重，何等風光。這碗茶喝下去，也品嚐不出茶的味道：我們被自己製造的故事控制了自己，情緒和意志的呈現也不能自主。人們自以為很自由、很理性，事實上，腦袋正在不斷地創作連環劇。自己尚未察覺，戲中之戲的角色們便已替我們做了決定，行為和情緒驟然已至。最後，感覺知悉其發放的「情感訊號」沒有回應了，於是便得加劇幅度；我們的情緒愈加難以控制了。由於恐懼，人們還繼續逃避：情緒一來臨，便拿電腦遊戲和電影來擋駕；累得不成了，卻是寢食不安，頭腦活躍得停不下來。

夠了，事實上，我們都受夠苦了，都太入戲了。讓這齣戲稍停一停，我們醒醒吧！如果真的酒醉難醒，就讓我們獨自到那高山、青山之上，讓大自然來做我們的救贖吧。時光是個什麼東西，把我們弄得這麼恐懼？值得假上作假，自我瞞騙嗎？正是因為時光不再，讓我們做回自己吧。請把秘密花園打開，讓陽光清風走進來，然後准許各式各樣可愛的昆蟲和動物在此和諧共處。獨自面對自己，讓恐懼和傷感都進入花園裡。老爺鐘早已響了，古仙人徑敞開著，是時候踏上修行之途。

如果我們不逃避，坦誠聽心靈說話，心靈自會告訴我們方向。痛苦自有因由，快樂亦自有其道理。當它們都表露無遺時，恐懼和平安原來是共存不悖。多矛盾又是多麼的真實，人確可安於天地，無畏於現實的一無所有。修行不是要讓我們看起來更得體或更受人尊敬，而是讓我們看得見實相，在那真實的自己的呈現無遺中，在清晰的了解中，心才能接受和愛自己，而去包容整個世界。且讓我們修行吧，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在不知之中，在懵然的跌撞裡，重新遇上童年的自己。將舊衣老皮一層一層地蛻去，再次獲得年輕時的敏感和熱情，就像孩提蹣跚學步，踏進那新奇的世界裡去，這便是童真地。

弘一大師皈依時，改名為李嬰，取老子「能嬰兒乎」之意，的確別具用心。若花園的大門今天打開了，就讓你自己裡面痛快地哭吧。記得泰國禪修大師阿姜查曾寫道，如果在修行的旅途中，我們沒有好好哭過，或未曾真誠地歡笑，那麼，我們的修行還未有真正開始。

與心靈真摯對視，生命之道便將清澈無垠。明代大儒王陽明曾宣說良知自然會知，不待千辛萬苦尋覓外求：「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

苦與樂，和我們的洞察力及解脫力直接拉上關係。有時，我們以為自己很善良，還去抱怨為什麼這麼一個善良的人還會這麼苦。人可能仍受著自己的蒙蔽：不論我們表現為善良或邪惡，這些都可能是因為那荒蕪的花園未被照料、灌溉。

尼采曾經睿智地警告世人：禁欲和良善很可能是痛苦和失望的自我那美麗的包裝。他咆哮道：仔細檢視道德吧，我們的所謂「善」將會所餘無幾。善良既受認同，可使自我感覺良好；邪惡行為卻可更引人關注。

最後，這一切把戲都源於自我形像未有健康地茁壯成長：我們一直活在恐懼眾人的不接受之中，這個恐懼又再產生許多「善惡」的把戲。二十世紀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 (Abraham Maslow) 認為，自我形像真正健康的時候，是當那人擺脫社會的束縛和壓力，自己能夠肯定自身的價值。

如果被安排扮演戲裡的任何角色，我們都能無怨尤，自我觀念才真正地整全起來。一切變化皆可安然進入生命裡，再也沒有反抗與憤恨。這時，我們便可明瞭天台宗智者大師所言：無明與法性，缺陷與美善，悲與喜並在一念三千中得到存在的位置。如果遺留了一物、一人，這人這物便與我有了分別，能所你我，整體便不再是整體。這使我想起《莊子》的一個故事。在《內七篇·德充符》中，衛國有一個面貌極醜陋的人名叫哀駘它，他沒有權位以救人之難，也無爵祿去令人豐衣足食。但男士和他相處後便念念不忘於他，希望時時與他共在；女士認識了他後，便向父母請求，與其做別人的妻子，不如做這哀駘它的妾侍，即使是第幾十位都無所謂。這是為什麼？哀駘它沒有常人出於我執的情感反應，也無私欲為己的謀慮。是非與他無關，人我天下事都只是車子走過，車窗外的風景一樣的剎那急

景。而哀駘它，舉止就像煦煦陽光平和地照拂在每一個生命的心中那麼無私平等。

事實上，人生總是充滿缺陷和遺憾。如果能包容自己所有的不完美，四肢不全和身心缺陷；對天刑天福，甚至一無所有也不再恐懼，便能毀譽不動心，也能接受其他不完美的眾生，乃至人我兩忘，與天地融為一體。到時候，菩薩將甘願扮一切善惡美醜的角色，甚至親身涉足無明和煩惱。某禪師將要往生時，其弟子問他：「師父，您將來會到哪裡投生呢？」師父道：「將來做一隻牛。」弟子問：「投生為牛所謂何事？」師父哈哈大笑：「吃草嘛！」這則公案很有味道；若果看得破時間的把戲，過程即是終點。《妙法蓮華經》裡的燃燈佛正是為我們落力地表演了無窮無盡的莊嚴佛土的故事：授記是在現在，也可說是在將來和過去。

讓秘密花園的花草茁壯成長，讓我們回歸童真地吧！載錄良寬禪詩一首：

無欲一切足，有求萬事窮
淡菜可療飢，衲衣聊纏躬
獨住伴麋鹿，高歌和村童
洗耳岩下水，可意嶺上松

春日眺望，群鳥嬉戲，
心最樂。願共勉之。



凡有學佛心得，歡迎學員們踴躍投稿。稿件可交給妙華
工作人員或電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維摩居士的疾病觀

羅漢松

《維摩經》是一部超越常情的經典，經中的主角——維摩居士，是一位境界很高的大菩薩，他的很多觀點，往往是與別不同而又發人深省的。例如，經中《文殊師利問疾品》有云：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

維摩居士說：有疾菩薩應當這樣想：今天我有這大病，全因過去世一切的顛倒妄想等煩惱造成的。我們這個五蘊身體，拆開來看，裏面並無一種叫做實法。所以，大家不用害怕，煩惱很容易轉化。既然煩惱不實，那麼誰去受這個病？

我們的憶想分別，令我們生起貪瞋癡。我們內心有了貪瞋癡之後，就會產生顛倒的見解。所以，妄想是第一個階段，顛倒是第二個階段。我們通常都有「常樂我淨」四種顛倒。其實，「常樂我淨」這四個字有幾種層次。

初階班所說的四顛倒，一定是指「常樂我淨」，教大家用「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來破四顛倒。原始佛教所說的四念處，是用來對治世間人四種顛倒，我們不可以說它有錯，不過它是方便法，是對治的法門。如果你執著「常樂我淨」，這一定是顛倒；但如果你執著「無常、苦、空、無我」，認為有一種實法叫做「無常、苦、空、無我」，你同樣是顛倒，合起來就是八種顛倒。以中觀來講，常與無常，都不可以執著，沒有實的「無常」，「無常」尚且沒有，「常」就更加不用說，一定是沒有實的「常」。

經裏說：「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由此可見，煩惱的生起，是有一定的次序，首先因為有妄想，然後就有顛倒，由顛倒妄想，產生貪瞋癡三毒，由三毒產生煩惱。在這個大範圍裏看，雖然有次序，但無論在哪個層次，都是「無有實法」。

人其實是由煩惱造成的，我們深入去看，每個人都有很多煩惱，不過，你的煩惱與他的煩惱不同，你的煩惱少些，他的煩惱多些。既然造成

這個「我」的煩惱不實，這個「我」又何來有實？「我」既不實，誰人生病？我們若這樣觀想，用緣來緣去的看法，就能把病看得很平常，不好的條件堆積在一起，就造成有病；如果我們把這些不好的條件消除，就沒有病了。

所謂沒有病，不是表示病馬上好，也不是讀幾句經文就會沒有病。病在身體形成之後，一定會有病症，但只要能把煩惱看透，知道煩惱不實，我們心裏的負擔就會減輕，當身體正在受苦的時候，心已經不苦。如果身體無法好轉就轉世，重新再做人。下一生再有病的時候，這慧根又會再起，令自己得到解脫。

再看我們的身體，我們不可以說有誰去受病苦。因為「四大合故，假名為身」。這個身體根本上就是和合體，由地、水、火、風四大造成，只是給它一個名字叫做身。若把身體拆開，除了四大就沒有其他東西，四大包括了所有性質，但四大中的每一「大」，都不是一個身。既然一個「大」不是身，四個「大」加起來也不會是身，這是很顯淺的道理。

雖然是四大造成我們這個身體，但「四大無主」，並不是四大其中一大可以作主，也不是四大一起作主；而是四大和合，聚在一起，造成我們有這麼多病痛；只有因緣，才令我們有這麼多的苦痛。

「主」與「我」是同一個意思，「主」等於「我」，「我」即是「主」，「四大無主」即是四大無我，所以經文說：「四大無主，身亦無我。」世間上沒有一種事物可以有「我」去作主，也不是地、

水、火、風四種質地的其中某種質地可以產生一個「我」。我們知道無我，就可以知道怎樣去對付病痛。

經文說：「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我們生起病痛，是與這個「我」有關，如果我們覺得有「我」，我們的病就會更加痛苦；如果我們對自己不太緊張，對自己的病就自然也不緊張。

有的老人家很會體諒人，他知道自己的身體無我亦無主，所以，就算自己很辛苦，若能自己照顧自己，他就不願告訴兒孫，以免妨礙兒孫工作。即使有病，他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務事，因為兒孫要工作。這就是菩薩的精神。

如果我們太緊張自己的病，反而會加重自己的病情。大家不要以為有人侍候很幸福，你越是想有人侍候你，你就會越辛苦，因為你不辛苦別人不侍候你。假如你一直認為自己做得來，你就會真的做得來。精神上的改變，會影響我們的病情。所以大家千萬要記著「病起皆由著我」。

有人說：「我學佛多年，現在有病仍然很痛。」我們須知道，如果我們真的以佛法做人，我們就算有病，痛苦肯定比別人少了。我們明白道理之後，就會心甘情願去忍受一切病痛。因為我們知道，凡是有病，都是自己以往做得不好，不能怪別人。撇開佛法來講，就算是講普通的衛生常識，你有病痛，一定是你的起居飲食做得不好，才產生很多問題。除非是遺傳病，你一出世就有這個病灶。但以佛法來講，這個病灶也是你自己做成。

現在的科學講 DNA，但為何你有這種 DNA，而他沒有這種 DNA？為何你的父母這樣差，遺傳這麼多病給你？為何他的父母卻沒有遺傳病給他？這就是大家的業不同，而你與父母的緣，有些不好的成份，所以你和父母就有不好的和合。例如，你的父母不應該結婚，因為兩人的血液不可以結合生小孩，否則孩子會有地中海貧血等遺傳病；但你的父母卻結了婚，還生了你。這不是你不夠幸運，而是你與父母的緣結得不好，結出來的果當然也是不好的。所以，你不應怨天尤人，怨什麼也沒有用。因為煩惱無實性，怨來幹什麼？煩惱來到就消解它，隨緣消舊業，還要慶幸自己學了佛法，有控制的能力。當你消解了煩惱之後，你就安樂了，就可以繼續做菩薩的事業，以後就少了很多阻礙，不被這些煩惱影響你。

有的人一生都在病痛之中，可能因為他宿世殺生太多。有的人一生都沒什麼病痛，這都是自己修自己得。有的人抽煙抽到八十多歲都沒病，而有的人只是吸二手煙，卻在四十多歲就得了肺癌。所以，是否有病，是沒有一定的標準，每個人的身體構造，是強是弱，都是自己招感得來的。我們不著「我」的時候，即使有病也會變輕了，也容易應付。

在過去世，我們執著我，這個業成熟了，我們現在就受苦。古人說：「有我就有病。」這句話雖然說得很淺白、很簡單，但說得很有道理，人人都可以即學即用。所以，當我們病的時候要緊記，不要再作惡。我們要用佛法來觀這個「我」，越觀越淡，直至觀到無我。

所以維摩居士還告誡我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我們不應生這個執著，不應執著這個「我」。我們既然知道病的本源，就應趕快去除「我」想，不要總想著要別人侍候，就算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也儘量避免按鈴。我們去除「我」想還不夠，還要去除眾生想。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四相其實全部都是由「我」那裏走出來的，如果你無我想，自然就無眾生想，你就會起法想；去除我想之後，就用法想来代替，要想起在五蘊裏面，沒有一個地方看到「我」，五蘊非我，四大皆空，四大所造的人沒有實性，五蘊所產生的「我」是假的，這就可除我想。五蘊是法，四大也是法，這時候，只剩下法，這就可以「但見於法，不見於我」，我們就停留在法想的階段。

法想雖然可以代替對「我」的執著，但以進一步的性空智慧來講，法想不是最好的，不是究竟的，最好是我法皆空。以大乘空觀來講，去除我想之後，還要去除法想，我法皆空，人無我，法無我，空亦復空，畢竟空，才是究竟。我們若能清清楚楚依這三步曲來修行，就可以解決一切煩惱，成為圓滿的聖者。

以上就是《維摩經》的疾病觀之其中一種，我們有病的時候，若能依維摩居士所教而思維，就能減輕病苦，起碼能做到身苦心不苦。《維摩經》的疾病觀還有「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等名句，希望日後有緣再與大家一起探討《維摩經》的疾病觀。



心中有佛

（蘇東坡與佛印禪師故事中所得的啟示）

親慧

蘇東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和書畫家，二十一歲已高中進士，他的作品流芳百世，可惜他官場失意，連番被貶。蘇東坡雖然信仰佛教，但又不喜歡與和尚交往。他在被貶瓜州期間，聞得瓜州金山寺內有一法號為佛印的禪師名氣極大。蘇東坡聽說後很不服氣，就決定到山上會一會這個老和尚！

在寺院裏初會佛印禪師，蘇東坡從皇帝講到文武百官，從治理國家講到為人之道，和尚都靜靜的聽著，不動形色。蘇東坡見佛印禪師一直一言不發，開始有點瞧不起他，甚至在心裏想：大家都說他有本事，原來是草包一個，在這裏騙幾個香油錢的吧！後來，蘇東坡慢慢地把話題扯到佛法事上，這時候佛印禪師問道：「在先生眼裏，老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蘇東坡正滿肚子鄙視，隨口答道：「你在一般人眼裏看來是有本事，但那是因為他們淺薄，實際上你每天故弄玄虛，沒有真才實學，是個騙子而已！」佛印禪師微微一笑，默不應聲。蘇東坡看到他這個樣子不僅更瞧不起和尚，而且自己洋洋得意起來，便乘興

問道：「在你眼裏，我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佛印禪師答道：「蘇大學士，您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修養的人，老衲自愧不如！」

回到家後，蘇東坡洋洋得意，急不及待把早上取笑和尚的事，對著他聰慧過人的妹妹蘇小妹講了一遍。蘇小妹聽後，立時笑得把飯都噴出來。蘇東坡懵了忙問道：「小妹為何發笑？」蘇小妹說：「你貶低和尚，他不僅沒生氣，反而把你讚揚一番，沒有一定的學問修養，何能至此？你說誰更有學問？更有修養？你還自以為自己比別人強？怎料高下立見，自取其辱，你還不知道！」蘇東坡聽後恍然大悟，對佛印禪師的印象從此改觀。

後來蘇東坡更與佛印禪師成為莫逆之交，兩人常常在一起討論國事及人生哲理，也談論詩詞歌賦；不過，通常都是佛印禪師略勝一籌；因此蘇東坡對佛印禪師一直都不大服氣，每次都希望能夠勝過他。佛印禪師又矮又胖，雖然不是清修的和尚，但道行相當高。有一次，兩人在一起打坐禪修。坐了一個時辰，東坡覺得身心通

暢，內外舒泰，對自己的感覺蠻有自信，便忍不住向佛印禪師問道：「禪師，你看我今次坐禪的狀態如何？」佛印看了一下東坡，便微笑點頭讚道：「很好，像一尊佛。」東坡得意非常之際，佛印禪師隨即也回問東坡：「居士，那您看我的坐姿又如何呢？」蘇東坡終於找到機會，揶揄地說：「禪師，老實說，我看你的坐姿，真不敢恭維，像一堆牛糞！」佛印禪師聽了，像有預知東坡會這樣說，毫不動氣，只是置之一笑。

東坡以為自己這次終於可以吐氣揚眉，怎料蘇小妹卻告訴東坡：「口舌之爭上好像是你勝了，但在修行心境上，你又輸給佛印禪師了。」東坡不解。小妹：「他說你像佛，說明他心中有佛，他的心像佛那樣清淨；而你卻說他像一堆牛糞，即便是你心中想著的都是牛糞般污穢。心不染塵，放眼清淨；心如牛糞，眼前污穢！」

從蘇東坡在官場上的失意，並且受到牢獄之災等事件中，就可以知道，他的心境並不樂觀。由於他批評黃安石的變法，黃安石就懷恨在心，在皇帝面前彈劾他，皇帝聽信讒言，把蘇東坡關入大牢。後來雖然被釋放，但自此之後，他非常不開心，對官場看得很淡。所以，以他這樣的心情，看見一個又矮又胖的人在打坐，就覺得

很難看，就會聯想到牛糞這個觀念。

我們的心境是怎樣，所看見的世間事物，就會是怎樣；對事物的觀感，會隨著我們的心境而有所改變。當你要取笑別人的時候，就表示在你眼中、於你心內，充滿著不良的概念。與同事、朋友相處的時候，如果總是擔憂同事朋友會出賣我們，表示我們的心不安定。這個問題可能不是出於朋友同事，而是出於我們自己本身。樂觀的人總會向好的一方面去想，就算這個世界變得很差，充滿著不善環境，也能從中找出善的價值。悲觀的人所見世間，滿是不堪現象，始終覺得世間污穢，就如戴了黑色眼鏡，看不清世間的光明，盡是黑暗一片。

凡夫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不清淨，因為凡夫本身不清淨。除非能夠除掉黑色眼鏡，即是說，把凡夫的心轉為清淨，把凡夫的善惡業轉為清淨業。由淨心所發，諸行皆淨。一個君子所說的話，他的動作，他的思想，他的眼神，全部都是端正的，因為全是發自內心，不是故意裝出來的。整天皺著眉頭，這個世界永不會見到光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信任自己的同事和朋友，每個同事都會變得友善，每個朋友都和自己一樣開心見誠。所以，只要我們改善自己的態度，我們的人生就會改變。



2011年度妙華佛學會「印度佛教史」結業論文

佛教認為人生苦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們可以怎樣減少生活中的苦惱？

學員：馮麗金

這是我第四份結業論文，即是完成了4年的佛學課程；由中國佛教史、中觀思想課程、唯識思想課程、至今天的印度佛教史；從中了解有宗、空宗，及回到佛出世前的社會和宗教，了解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及大乘佛教。

佛教認為人生苦的主要原因是人生不能圓滿，世事萬物都有無常、苦、無我。無常、苦、無我是事物的本質，但我們受無明和渴愛的習氣驅使，與生俱來不斷為這個無常、苦、無我的身心在世間尋找滿足，結果自然是無了期地面對各種的悲、歡、離、合，以至無了期地面對各種生、老、病、死。三相透徹地指出，人生的問題主要出於本身的心，若要徹底解決人生的苦惱，首先看清身心的三相，之後便會逐漸減少對身心的執著，隨之而來就是解脫自在的心境。

在佛教的解脫道中，三相擔當著一個不可缺的部份。三相是世間所有事物的三種特性：

無常 —— 不恆久、短暫、瞬間消逝；



性廣法師向馮麗金同學頒發論文優異獎

苦 —— 不圓滿、不健全、苦痛；

無我 —— 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不實在。

在各種「行」（眾緣和合的事物）或各種「法」（現象界的事物）之中觀察三相，能帶來正觀和覺悟。佛法提供一條最高的心靈淨化之道，而通往三相就是踏上這條道路的關鍵。

「無常」是三相中的第一相。佛教的典籍經常強調，世間所有事物都是生滅無常。佛法指出，世上所有東西，不論天或人，不論生物或死物，不論有機體或無機體，通通都是不永恆、不牢固、變化莫測、不能持久的。好像今年7月溫州動車意外，311日本大地震引發大海嘯，福島核電廠

洩漏輻射及核污染，08 年的 512 汶川大地震及「雷曼兄弟」的金融風暴，04 年的南亞海嘯，01 年的美國 911 事件等，都是人類無可能應付及始料不及。住在香港的我們從沒有想過地震海嘯會發生在我們的身邊，以為只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當發現這是那麼近，就自然及無意識地在尋求快樂和逃避痛苦。基於這個原因，人們大都不願接受以「無常」作為生活基礎的義理。然而，因為不接受這個義理，人們會不斷受苦。「無常」是一種「轉變」，是自然的、正常的現象，不是無可奈何的。無常，是你我都擁有過的生活經驗，只是我們常常都活在渾渾沌沌的，盲目所覺的，無視於無常的存在。想想看：曾幾何時，你是媽媽懷裡抱著的小孩，現在卻已長大成人；以前你只懂得牙牙學語，現在卻能讀書識字，這當中不是已經起了種種的變化嗎？現在的你不是早已和以前的你有著很多的「不一樣」嗎？這不正在說明了一個事實：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無常的，不能保持永久不變的。無常，也是一種簡單的生活經驗。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都知道：把一顆種子放在泥土中，然後再對它施肥、澆水，給予種種的照料；有朝一日，種子定會發芽生長，一直到成為一棵大樹，為我們提供蔭涼或結出滿樹花卉果實。因為我們知道一顆種子不會永遠只是一顆種子，只要有著適當的環境和條件，這個「現狀」是可以被改變的。因為我們知道「種子會在適當的情況下產生變化」的常識，而利用這

個知識得到了預期的成果。所以說，無常是一種簡單的生活常識，同時也是一種自然界的法則。

無常，也是令我們生活起了種種痛苦、煩惱的原因。因為人都會死，都不可能永遠生存下去，所以我們被迫面對生離死別，失去至愛的親朋好友而傷心難過，相對的，當我們自己年紀大了，身體機能逐漸衰老而越來越接近死亡的呼喚時，內心便會恐懼、徬徨；我們害怕將要失去健康、青春、及所熟悉的人事，對生命有著無比的眷戀卻又不得不捨下這一切的原故而徬徨不已。或者像前面所說的，我們把一顆種子放進泥土裡，對它悉心照料，期望收成的到來；突然下了幾天暴風雨浸沒了整片土地，種子在大水中腐爛了，再也不能成長為一棵能遮蔭的大樹，這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嗎？無常真是一件殘忍的事情，它使得我們患得患失；它奪走我們所執著的一切美好事物；它令我們手足無措，在種種難以預測的變幻中忽悲忽喜、又哭又笑。無常像一把尖銳的刺刀，深深地刺痛我們；無常也像一個可怕的鬼影在你背後不停地追逐著，使你不敢停下來，最後卻還是無法擺脫。無常是一個巨人力量，它使稚童變成大人，教含辛茹苦的父母展顏歡笑，卻又常常在轉瞬間變換畫面；朝氣蓬勃的少年變成棺木裡的一具屍體，教白髮人送黑髮人，教父母欲哭無淚。

難道我們只能在無常的旋渦裡隨

著它團團轉？佛陀為我們開示了無常的法義，絕不會要我們無可奈何地束手無策。我們究竟用什麼態度來面對無常？如何在無常的得失之間保持安然自在？如何消除因為無常而生起的種種恐懼？認識無常、看透無常、超越無常是正能量的面對方法，總的來說，無常就是一種「可能」；或者更精確的說，無常就是「轉變的可能」。在無常的變易法則下，今天將會過去，明天將會來臨；尚未出生的將會出生，已經出生的將要面對死亡；得到的可能會失去，未曾得到的可以通過種種努力和方法來獲得，只要有適當的條件和客觀因素就可能令一件新的事物出現，但當條件和客觀因素起了變化之後，有關的事務復將消失。簡單地說，無常不外就是生、死、得、失、愛、恨、悲、喜，開始和結束兩者間交遞互換的現象。反過來說，無常也可以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恨盡愛生，樂極生悲。一顆種子在泥土中腐爛，我們或許說是：這顆種子「死」了。種子腐爛後，種子內藏的元素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這些元素分解後被泥土所吸收，化成泥土的一部份。所以我們說：種子「死」了，泥土中的新元素卻「出生」了。我們必須緊記：「無常」是一種「轉變」，但絕不是一種「宿命」；無常是自然的、正常的現象，不是無可奈何的。

另一種態度對待無常：其實「無常」就是「平常」，只是我們不知道它的存在。從一般的平常之中見到了無常，知道了無常以後再回到現實的平

常；要在超越之後回歸平常，這個（平常的）常和無常就是「平等不二」... 所以平常心之中有幾個層次：常、無常，反過來還是常，然則依舊是無常；常和無常之間是平行的，不是對立的，所以說「常與無常不二」；「不二」才是真正的平常，它是平等的、平衡的、永遠普遍的。

三相以無常相為首，其次就是苦相。苦相指事物「不圓滿」，所有在輪迴中的眾生都是不圓滿的。苦是佛法的基石，構成四聖諦中的苦諦。苦諦是佛法的根本，雖然人們的心完全有能力明白苦的真理，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都不信服這真理，或對這個真理漠不關心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探討一下我們的心是怎樣運作。有情的眾生，心性總是貪戀快樂和抗拒痛苦的，人們總是盼望美滿的事情和排拒不圓滿的事情。

精神分析學派的始創人弗洛伊德在一篇《超越快樂原則》的論文中有一個很有啟發性的開首：在精神分析學的理論中，我們認定心理活動的方向是自動地受「快樂原則」所調整的。換言之，我們相信任何心理活動的方向，都是因緊張的不愉快狀態所推動的。心理活動導向一條可紓緩這種緊張的道路——這就是避開痛苦或走向快樂的方向。

人們的體驗、感受可分為三類：樂受、苦受及中性的不苦不樂受；從一個淺的層面、相對的層面來觀察，每個人在世間上體驗的所謂快樂其實

也並存著不少痛苦在當中。受個人和環境條件的變化所影響，每個人的快樂與痛苦的比重時刻都在變化。如果我們深入觀察，可清楚看到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三種感受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三者都受「無常」這個遍佈宇宙的法理所支配。這三種感受都是無常的，無常沒有永恆的福樂，終歸於滅，終歸於空，是無常的就是苦的，當明白這道理的時候，對受便不會生起愛喜。從深入的層面來看，在輪迴中的所有眾生都是苦的，佛教有一條解脫輪迴之苦的道路，使人達至一個完全寂靜的境界，這就是涅槃境界。

在人的世間中，知道苦而能救濟苦，等於病人，先知道有病才肯請醫生診治，病才會除去，身體就恢復健康一樣。雖然人類的道德，知識，毅力，還不是完善的，不免引起副作用，甚至引起自我毀滅的危機。然而人類憑著這些，發展出高尚的文化，為不容否認的事實。人類文化的進一步，終於理解到的不徹底、不完善，而有完善、究竟的傾向；就會盡力把苦因消除，發出離心，離惡行善，珍惜這一生，利用這一生，而不辜負這一生。

其實苦是自心分別造出來的一種感覺，例如心不怨恨別人，何來有怨憎之苦？心不貪戀，何來有失戀自殺之苦？乃至心不造業，也自然沒有生死流轉的苦痛。所以佛法告訴我們，若要解除痛苦，應從知苦的觀點

出發，用堅毅奮鬥精神，積極地打破主觀上所起的偏執我見，轉痛苦為安樂，轉煩惱為菩提，放開心量，作自利利他的工作，為眾生服務，以此充實生活上的意義和生命價值，這樣方能完成佛教的積極、圓滿、平等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上兩節探討了「無常」和「苦」，這自然地帶出「無我」這個基本的佛教義理。眾緣和合的事物皆「無常」，因此而帶出所有事物包括五取蘊的身心，皆不圓滿的道理。苦相是從無常相直接帶來的，現在是說明怎樣通過苦相而推衍出無我相。「無我」是三相中最後的一相，指身心的狀態和現象皆「無我」為實相。色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所擁有色」、「我在色之中」、「色是我」這回事。

「眼」因為有「色」作為條件而生起「眼識」，三者結合在一起而有「觸」；因為有觸作為條件而生起「感受」：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一個人接觸樂受時，如果內心有歡喜、喜愛的話，貪著的性向便會潛伏在內心。一個人接觸苦受時，如果內心有悲傷、憂愁、哭啼的話，厭惡的性向便會潛伏在內心。一個人接觸不苦不樂受時，如果不如實知道它的集起、滅除的話，無明的性向便會潛伏在內心。如果我們不捨棄對樂受的貪著，不驅除對苦受的厭惡性向，不截斷對不苦不樂受的無明性向的話，是沒有

可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當下將苦終結。以上這套邏輯亦同樣適用於受、想、行、識四蘊，因此識也是「無我」的。

我們眼前能見到的，接觸到一切只不過是一變化中的總和。因為周圍的事物，在分秒不停，剎那剎那的聚會又分裂，分裂又綜合的相互影響情況下，引發出無限的因而果，果而因的相續關係，這種相互依存而出現的因果現象，佛法上稱為「緣起法」。凡屬緣起法必受「緣聚則生，緣散則滅」的原則所支配，所以不停地在複雜的因果前後相續中生滅流轉，變化無窮，因此我們居住的世界，有滄海桑田，桑田滄海的成住壞空。

我們的生命也不例外，在生理上有新陳代謝的生、老、病、死，心理上有生、住、異、滅的潛移默化，這都說明了我們的世界和身心都在緣起法則支配下，沒有永恆不變的實體，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不過是因緣和合，其中沒有什麼可以獨立自存的。五指伸開來，拳頭就不存在了，這說明了物體是因緣生，是假相，沒有獨存性的，所以「無我」。把「實我」這種概念消除，它是虛妄的。對所有世間不生愛著、「我」將會止息、「我所」將會止息，具有非凡的智、很好地明白因、很好地明白因緣所生法。我們現在明白無常、苦、無我三相是佛法的基石，把三相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及修習，使自己從無常、苦、無我之中解脫出來，達到涅槃。

我們除了解三相外，並要學習佛智慧。佛智慧有三種：第一種是「一切智」，是知一切法皆空的總相智。第二種是「道種智」，是了知一切法種種差別相的別相智。第三種是「一切種智」，是了知一切法總相別相，不著於空不著於有的中道智。觀真諦空理之智名為一切智，觀俗諦諸法差別之智名為道種智，不偏真俗二邊，雙照雙遮之智名為中道智，亦即一切種智。以上三智是佛修行因圓果滿上所證，我們可理解其理，依之修習，例如我們以往執身心為實我，執外界一切為實法，種種分別計度，起惑造業，形成無限煩惱，今日若能學佛以「一切智」，觀一切法皆空，即了解一切法皆因緣所生，緣生法無自性，當體即空，則一切分別計度執著，自然消失於無形，這就是學「一切智」所得現實效果。若依「道種智」，則能了解雖身心世界一切皆空無自性，但其緣起所生的差別相，不可抹煞，仍可保持其種種不同的假名假相暫時存在，不因觀空而撥無世俗的因果存在，這就是學習「道種智」的作用。繼續向「一切種智」學習，能於有法中，觀一切皆空不著於有，於空中能觀一切法雖空，不抹差別的假名假相歷然存在，則不沉著於空，不住於有，就是不偏於真俗二邊的一切種智。我們能在日常生活中，依佛所證三智原理，隨應用於人、我、事、理、因、果上，不住不著，改變以往錯誤執著的觀感，自然精神得到無比自在。



佛教

是一個怎樣的宗教

陳進恩

梁啟超說：「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短短數言，可見佛教來到我國被誤解之深。世人多曲解佛教為燒香拜佛，迷信和不科學，消極而避世之宗教。我國推崇儒家，佛教更成為世人失意時之避難所，難免令人誤為出世之宗教。正信佛教是平實、樸素、理性而包容的。

佛陀住世時教導弟子都是一些很平實的道理，如孔子和耶穌為學生門徒講道一樣。佛說無常和苦，都是人生可以體驗的事，並不高深難明。四諦和十二緣起法更有條理地告知人生問題和根源及解決方法。怎能說佛教是迷信？緣起法很多人都認為是很科學的義理呢！

佛陀對於外道，多以辯論的方式使對方信服，對比其他宗教以唯我獨尊，非友即敵，以武力解決宗教上的分歧，佛教明顯是較理性而包容。

佛教說無常、苦、空、無我，令人感覺悲觀難以接受。人性喜聽美言，但佛教只是如實告知人生實相。忠言逆耳，苦口良藥，醫生如實對病人說出病情，你能說這是一個悲觀的醫生嗎？佛教對這些問題如實面對而不逃避，又怎能說是悲觀消極的宗教呢？

說佛教是對人生問題的答案，或許太誇張。但能正信佛法，至少對人生問題有正面的方向，不論真實答案如何，都能如《心經》所言：「心無罣礙，無有恐怖。」

總而言之，佛教就如對治人生的妙藥，而開出這藥方的是我們的大醫王佛陀，對佛法的實行，就是對佛陀最大的尊重。最後，引佛陀所言，正法如獅子不會被敗壞，真正敗壞來自獅子本身，願共勉之！



淺說大乘三系

周玉蓮

思想理論多不一致的大乘教典，雖可說它不是佛陀親口所說，但不能不承認它是佛法，而且，千多年來，中國傳統大德把佛說的與佛法當成一體，但有些學者却不承認，說這經是佛說的，說那經是偽造的，因而產生很多無謂的糾紛。依印順導師說，其實只要它是合於佛法的一實相印就是佛法。有甚麼是佛法或非佛法，只可說有了義和非了義的不同而已，所以一切經典皆是佛法。當然，談玄說妙的那些內容，已不為重視歷史的學者所認同。

佛法起初是流布於印度，後來又傳入中國，在長期流行中又在緣起性空下，不可能始終保持佛法的本真，而是在流行的過程中，由於時代思潮的演變和學者思想的演化，致使佛教漸漸失其本真，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變也是必然的。佛滅千年後，愈流行愈走樣，因為說法者或宗教家在弘法時，多少都會加

入個人的思想與見解，於是，部派佛教應時代而生，超時空而存在。所以古代的大德，現代的大師們，有必要為佛法統攝，從歷史的觀點，將佛所說的教義加以組織，使學人能直線貫通。

對於大乘三系的判攝，古德已有，如唐圭宗密的判教中，已有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的安立，宋代永明延壽則稱相宗、空宗、與性宗。近代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太虛大師，在《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文中也從印度流行一千五百年的佛法，分為三期。初五百年是小行大隱的時期；次五百年是大主小從的時期；後五百年是密主顯從的時期。此一佛法的分判，大師認為不能機械式的實際如此，只不過是以某一思想，作為某一時期的主流，實際上每一時期所流行的佛法，都蘊含有另一思想流，暗暗在該時期中流行，而成為日後的思想文化產生影響的作用。

按印順導師的大乘三系，創說於1941年（民國30年）。在《法海探珍》中有明確地指出，佛教分流的三個不同體系，是由小乘的無常中心時代，演進到大乘性空中心時代，再演進到一乘的真常中心時代。印公著重印度經論，他以人間的佛陀（釋迦）為本，以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等系，為大乘佛法的開展與分化：

1. 「性空唯名」，般若系的「性空」大乘，是繼「聲聞佛教」分流後所展開的「初期」大乘佛教，約於佛元五、六世紀（西元一、二世紀左右）頃，發展於東印而盛弘於中南印，而這與大眾系的多聞部、一說部、說假部等的化區有關。這時期的佛教特徵，所弘教義則深觀諸法緣起畢竟性空，以為利導菩薩大行的性空大乘佛教，最為興盛。
2. 「虛妄唯識」，瑜伽系的「唯識」大乘，約於佛元七、八世紀左右，發展於北印，而盛弘於中西印，以阿瑜陀為中心，這與上

座系的薩婆多部、經量部、化地部等的化區有關。這時期教義特徵，主要是承受依他自相實有的法相與種子識的熏現說，而成立萬有唯識所現——境空識有的阿耶識緣起的妄識論。

3. 「真常唯心」，約與此同時而稍後，發展於南印度而盛弘於東印，以摩竭陀為中心，是楞伽系的真心論——真常大乘。這與大眾系之說出世部、鷄胤部、制多山部等的化區，尤其是安達羅學派的發展有關。

導師說，無著師資的學說，特別是玄奘所傳的唯識學，富有適合中期佛教的成分，但從無著師資的論典去看，由賴耶轉成法身，法身是真常的，可見這一系的學者，從未離開圓成實非空的見解。「唯心」、「真常」，是後期佛教的特徵，是大乘佛教中後起的強勢由發展而興起。以上的資料來自印公的典籍，希望與同學們分享導師的佛教思想，初入門的我寫的只是大乘三系的概括，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深入探討，祝菩提上進，福慧增長。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一年十月至十二月

常務經費：

台幣 3000：釋慧琛法師、呂素琴。\$5300：(胡昭源、胡薄淑貞)。\$5000：妙華之友。\$3150：何佩英。\$3000：關詠宜、關治平、謝愛華。\$2000：(潘淑河、趙國鑒、之東、之南、之西、蘊妍、趙公遊、麗瓊、倩盈)、鄧秀瓊、黃衛明、蕭式球。\$1900：吳蓮菊。\$1600：劉燕薇。\$1500：張志均。\$1400：嚴麗華。\$1300：張秀蓮。\$1200：何如。\$1000：曾子明、洪燕生、趙公欣、何珮曄、麥麗群、梁卓文、馬家訓、(戴德恩、林兆津)、于欣、葉寧倩、葉詠倩。\$800：薛珠心。\$650：佛弟子、趙泳均。\$600：李淑嫻。\$500：洪介之、陳德瑜、馮翠卿、鍾款圓、陳美金、陳慧儀、高智輝、梁國基、鄧美嫻、梁妍姿、梁德志、(伍越發、余翠竹闔家)、虞鵬飛、葉倩君、袁焯華、謝娣、三德素食館、黃妹、余小紅。\$400：游健成。\$300：陳慧倩、鄭強、陳舜卿、梁愛寧、(梁家強、馮慕燕)、(梁美華、許少平)、(梁家榮、楊美萍)、林仕傑、何永泉、(王定嘉、張檢)、田小鹏。\$200：鄭潔珍、張玉英、馮滿生、徐偉良、(張思驊、德培)、程敬軒、陳宅、(霍杜華、談蓮歡闔家)、盧雁英、梁家豪、果維、劉漢淮、李淑貞、彭月風、潘慧蓉、林關建明、羅群玉、(伍蕙筠、伍耀旺)、葉智賢、(黃宅、高嫻英)、石煥英、姚瑞好、黃玉芬、胡祿威。\$150：麥忠、(羅潤成、羅瑞琪、慧珠)。\$100：徐鳳琴、何德旺、陳潔蓮、陳合章、福齊、何桂英、馮詩嘉、霍偉祺、霍美萍、霍偉明、許少卿、吳蓮、(梁德材、林志輝)、李碧芝、李曼華、郭慧兒、倫文鉅闔家、(倫洪傑、洪標、洪光、洪楷、佩芳)、關本願、岑寶蓮、(岑光洪、寶嫦、何峰民)、陸國城、劉瑞芳、楊潔英、(黃宅、黃淨賢)、(王明秀、曾紹恩、曾紹輝)、黃惠芳、謝卓林、余宏亮、葉潔玲、黃雁紅、吳燕瓊、葉果茂、葉麗嫦。\$50：曾柳英、曾清梅、鍾映蓮、周笑雲、何啟強、郝慧芬、麥輝。\$20：鮑偉怡。加幣 50：何佩英。

助印：

\$500：釋慧理法師、釋常光法師。\$30000：吳蓮菊。\$4100：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1000：黃煥好、鄧秀瓊。\$200：何桂英。¥200：王嘉裕。

學會活動



◀ 12月21日，臺灣妙雲蘭若的師伯專程來港探望慧瑩法師。
前排：常光師伯、慧琛師伯、慧理師伯、慧瑩老法師、慧瑞師伯
後排：德弘師父、德傑師父、慧璨師伯、慧香師伯、慧琳師伯



▲ 星加坡的大真法師和馬來西亞的大因法師往志蓮探望慧瑩老法師



▲ 定賢法師和新出家的定仁師父、定印師父探望慧瑩法師

黃雁紅師兄在聯歡會上演唱《杜鵑花》 ▶



▲ 妙華之寶在聯歡會上合唱

劉煥卿師兄在聯歡會上獻唱粵曲 ▶





妙華佛學會

地 址：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1樓B座
新講堂：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